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駢體文鈔

(二)

李兆洛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家圖書館

公用圖書
愛惜使用

文 鈔

(二)

李兆洛



圖書館
登記
100096

類號 #818.21/4033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登錄號 536

類號 83.12/4033

國立中央圖書館
公共圖書館



09000
15.818#

中華民國中央圖書館
館長
秘書
主任

【奏事類】

李斯上秦王書

○ ○ 是駢體初祖。上二世言督責書。為子雲所祖。亦當錄入。○ 此之謂苑起翰落。此之謂語奇句重。

此文若去其中間一節。則了無生趣矣。然語既泛濫。意難談嘲。雖曰羈旅之臣。要豈陳言之體。玩其華焉可也。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弗納。疎士而弗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輿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馬馱駝。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

004759292

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磬叩鈸，彈箏搏箏，而歌呼鳴鳴，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磬叩鈸，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賈山至言○○○

古厚而發輝麗之色，矯健而涵博大之規。呂覽韓非之流，文章尙未與著書分論。

如高山大川

姚云：雄肆之氣，噴薄橫出，漢初之文如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側耳而聽，一夫大呼，天下響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

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游觀。上成山林。爲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王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礪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阜河澗。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闢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探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適況于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祝籥在前。祝鯁在後。公卿捧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失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廢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

家之富。一夫之強。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虡。飾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諡。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彙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諡法。是以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謔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

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
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
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
於政矣。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衛衛率，止歲貢，省廢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養
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
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
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齊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
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
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
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
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大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惟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
嬖，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遊，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
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
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惑之。陛下與衆臣宴遊，與
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遊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單句擊墊處不見其冗，既見其超。

枚叔上書諫吳王○○○

欲言雖言愈離奇愈沈痛國策之體離騷之神後來無繼

諷諫之文若近若遠新序說苑皆師其意者也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不可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不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弊無窮之極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却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靈穿石殫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鰓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

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鄒陽上書吳王漢書鄒陽書諫爲其事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百家未降秦爲喻因道胡越齊趙之難然後乃致其意○○爲別集

尙是戰國遺響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盡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闔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疆趙責于河間。六齊望于惠后。城陽顯于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于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臣聞蛟龍驪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成集。聖王砥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鷲鳥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被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溝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嬰儀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于雍者。豈非象新垣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于漢。新垣過計于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于世矣。

高皇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收敵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連狝甲說，骨氣奇驚。

樸而能華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暗，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輶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害矣。是胡越起於穀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檄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馳乎邱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發端雄奇，數陳懇到，有風刀為鏡之妙。

下開匡劉

臣聞古者師行日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願瞻周道，中心慙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輿，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

王子陽諫昌邑王疏 ○ ○ 門庭廊廡，自成一代之文。經生陳言，閱約有體。

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知書律而樂逸游，濶式樽衡，馳騁不止，口倦乎吐，手苦於籛，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侵薄。數以奕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網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檝之間哉？休則俛仰誦信，以利形進退，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威專意，積精以適神。于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于宮館園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熾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饜國之福也。臣吉愚慙，願大王察之。

劉子政上吳異封事○○○

章法之完密，提撮起伏之明畫，往古未有來者。莫繼。

其氣之厚，後人無能及者。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剛畝猶不忘君，倦倦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選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

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麩。釐麩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嗷嗷。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奔。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肯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隄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二國。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多麋。有蜮。蜚。鵠。鶴。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靈失序。相乘。水旱。饑。蝗。蠶。蠹。蠶。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紂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

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慝。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輳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靡靡。見睍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

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不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閒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遠善依惡歛歛詭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惟春秋災異以效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之立誠

劉子政訟陳湯疏○

○模至完密
精勁而宏遠

邦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

歛侯之旗斬邳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播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懼服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邳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焯焯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社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社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武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四匹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強於大宛邳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匡穉圭上政治得失疏

○納諫之體無矜情無溢辭何其坦夷然過折尚非東京諸賢所及

穉圭深於禮故其辭尤粹美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奸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勸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紀綱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微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一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民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伎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奸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聖賢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伎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

明者嗟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安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三代臣工。因事納忠。無顧

爲僞也。此篇雖蛛絲馬跡。融成一片。巴匪羅列之體。

匡稱走上元帝疏○附夷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於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

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補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滿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壺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禮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議。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疎。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曰。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敦樸。○

匡稱走上成帝疏

○散而不冗。密栗而有餘。戴記之文。正不待出奇。書變。

國語

陛下乘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旻旻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

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銜材庸。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人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儼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覲以禮樂。饗體酒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

楊子雲諫不受單于朝書○○○

○京之末。復見盛漢之闕。壯者。子雲之文也。亦英。亦雄。亦奇。亦正。此與諫。擢可並。○麟。靈。騏驎。所謂三代同風者也。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上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盡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

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俄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虛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繼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尙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尙羈縻之計。不願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強。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疆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旣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因已犁其庭。堵其闕。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藋。惟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

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疎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歎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卽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穀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險白龍堆而寇西邊哉。適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劉毅論鄧太后註紀疏○

臣聞易載義農。而皇德著。書述唐虞。而帝道崇。故雖聖明。必書功於竹帛。流香於管絃。伏惟皇太后。膺大聖之姿。體乾坤之德。齊蹤虞妃。比跡任嬭。孝悌慈仁。尤恭節約。杜絕奢盈之源。防抑逸欲之兆。正位南朝。流化四海。及元興延平之際。國無儲副。仰觀乾象。參之人譽。援立陛下。爲天下主。永安漢室。綏靜四海。又遭水潦。東州饑荒。垂恩元元。冠蓋交路。菲薄衣食。躬率羣下。捐膳解驂。以贍黎苗。惻隱之恩。猶視赤子。克己引愆。顯揚仄陋。崇晏晏之政。敷在寬之教。興滅國。繼絕世。錄功臣。復宗室。追還徙人。蠲除禁錮。政非惠和不圖於心。制非舊典。不訪於朝。宏德洋溢。充塞宇宙。洪澤豐沛。漫衍八方。華夏樂化。戎狄混并。丕功著於大漢。碩惠加於生人。巍巍之業。可聞而不可及。蕩蕩之勳。可誦而不可名。古之帝王。左右置史。漢之舊典。世有注紀。夫道有夷崇。治有進退。若善政不述。細異輒書。是爲堯湯負洪水大旱之責。而無咸熙假天之美。高宗成王有雉雉迅風之變。而無中興康寧之功也。上考詩書。有虞二妃。周室三母。修行佐德。思不

踰關。未有內遭家難。外遇災害。覽總大麓。經營天物。功德巍巍。若茲者也。宜令史官著長樂宮。注聖德頌。以敷宣景耀。勒勳金石。懸之日月。據之罔極。以崇陛下蒸蒸之孝。然

劉子奇上桓帝書

○迫切之至。亦祖伊微子之旨。侃直動靈。骨氣奇高。而華詞。巴閱晉宋文章。氣運作者。亦不自知。

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卽。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旣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旣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雕敵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麀場。豺狼乳於春囿。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爲窮冤之魂。貧餒者作饑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閭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己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執。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以消鼎雉之災。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埽清萬

悲臣之愚也。

劉子奇改鑄大錢議

○○

忠款激烈後事如著龜此之謂立言危亡之世痛哭之言燭照數計而聽者蔽病伯嗜諸人封事無此洞達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養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爲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朽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鹽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磧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治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鑿薄之禁後治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雁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明爾長懷中篤而歎近

聽征夫饑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見白駒之意。屏營彷徨。不能監寐。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起。進乘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飽。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版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絳織枯之末。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潛焉出涕者也。臣東野狂闕。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爲天下笑。

黃世英移疾疏

○措語漸巧。忠憤激發。不暇曲折。

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爲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爲力。唐堯以德化爲冠冕。以稷契爲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埽除秦項。革命制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則帝道不綱。祕政日亂。遂使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爲冕。所蹈不以賢佐爲力。終至顛厥。滅絕漢祚。天維凌弛。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於衆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卽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乘權。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宮擬王府。執回天地。言之者必

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敵宏農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衆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爲諱昔趙毅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刳牲天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尚書周永昔爲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勢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黃門協邪羣輩相黨自冀與成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搆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微審別真僞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蹂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圭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鯨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歿負費益深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

諸葛孔明出師表○○○

立誠而後修辭六藝散矣類此類文字淵源不昧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

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于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等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于桓靈也侍中尙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馳驅後值傾覆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禱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與伊面格

高堂升平諫明帝疏

○曉人不當如是耶漸滯此無形之升降也

○如風雨漢代實機之體帶變而情辭曲暢拔奇于仲宣子建之外說理如家人使筆

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穀帛者乃士民之命也穀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勸農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昔在伊唐世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

名也是以有國有家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嫫毐養育故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勞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饑饉薦臻。無以卒歲。宜加愍卹。以救其困。臣觀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陰陽之逆順。矜矜業業。惟恐有違。然後治道用興。德與神符。災異既發。懼而修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尋踐禍難。至於顛覆者也。天道既著。請以人道論之。夫六情五性。同在於人。嗜欲廉貞。各居其一。及其動也。交爭於心。欲彊質弱。則縱濫不禁。精誠不制。其放溢無極。夫情之所在。非好則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穀帛不立。情苟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不充其求。勞求並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以相供。仲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苟拘分。將以遠害而興治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修德政。復履清儉。輕省租賦。不治玩好。動咨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爲難卒討滅。而爲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爲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且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變。而修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爲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以爲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爲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

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爲賢主，躬行儉約，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爲天下倒懸，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歎息者三。况今天下彫弊，民無儻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疆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廩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爲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禮天府掌九賦之則，以給九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所不相千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考于司會。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台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爲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爲世誡。

張士然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塚人表。○○○聖稱辭達，此爲近之。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春秋征伐，則晉修虞祀，燕祭齊廟。夫一國爲一人興，先賢爲後愚廢，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並祀，親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將以位嘗伴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興疾顛，禮之若舊，殘戮之尸，乃以公葬。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

進取懷金侯服佩青千里當時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鷓鴣恤功愛子及室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追惟吳僞武烈皇帝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彊首唱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甄井威震羣狡名顯往朝桓王才武弱冠承業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爲狗漢之臣退爲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園陵殘於薪采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故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異世已輕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爲平民乞差五人獨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頽毀墻除莖壘永以爲常

上接兩漢下開八家亦古今有數之文

傳季友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驚心動魄不啻口出

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勳秉策在勤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故尙書左僕射前軍將軍臣劉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竭謀猷外勤庶政密勿軍國心力俱盡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敷讚百揆翼心大猷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撫寧之勳實治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方宜讚盛化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榮哀旣備寵靈已泰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外虞旣殷內難亦薦時屯世故靡有寧歲臣以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勳豈惟謹言嘉謀溢于民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事隔于皇朝功隱于視聽者不可勝計所以陳力

一紀。遂克有成。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左右。未有能濟其事者矣。履謙居寡。守之彌固。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勳高當年。而茅土未及。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貞之烈。不泯于身後。大賚所及。永秩于善人。臣契闊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所啓上合。請付外詳議。

傅季友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辨樹恍惚 四
平露布所出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旆西邁。將屆舊京。感懷司雍。河流逼疾。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徑。淹引時月。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爲墟。宮廟墜頓。鐘虞空列。觀宇之餘。鞠爲禾黍。應里蕭條。雞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在心目。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修之等。旣開荆棘。繕修毀垣。職司旣備。蕃衛如舊。伏惟聖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謝希逸上封禪儀注疏○義短則味短 典碩 備
繁彌缺 徒以字句爲長

臣聞崇號建極。必觀俗以樹教。正位居禮。必探世以立言。是以重代列聖。咸由厥道。元勳上烈。融章未分。鳴光委緒。歌而罔藏。若其顯謚。騰軌則系。綴聲采。微略聞聽。爰泊姬漢。風流尙存。遺芬餘榮。綿映紀緯。雖年絕世祀。代革精華。可得騰金縵。奏玉潤。鏤迹以煥。今鑄德以麗。遠而四望。理禋歌之禮。日觀弛修。封之容。豈非神明之業。難崇功基之迹。易泯自茲以降。訖于季末。莫不欲英宏徽位。詳固洪聲。豈徒深默修文。

啓遺秦運。景望凝采。樂調風集。禮宜度祖。宗杳映。軾迹重暉。聖上鑑錄。蕃河。矧翔銜。漢金波。掩照華耀。
停明運動時來。躍飛風舉。澄氛海岱。開景中區。歌神還靈。頽天重耀。儲正凝位於兼明。袞嶽蕃華於元列。
故以祥映昌基。繫發彖素。重以班朝待典。飾令詳儀。纂綜淪蕪。搜騰委逸。奏玉郊宮。禋珪元時。景集天廟。
脈壤祥農。節至昕陽。川丘夙禮。網威巡躡。表綏中甸。史流其詠。民挹其風。於是涵迹視陰。振聲威響。歷代
之渠。沈□望內。安侯之長。賢王入侍。殊生詭氣。奉俗還鄉。羽族卉儀。懷音革狀。邊帛絕書。權光弛燭。天岱
發靈。宗河開寶。崇邱淪鼎。振采泗淵。雲皇王嶽。擣藻□漢。并角卽音。棲翔禁禦。袞甲霜味。翹舞川肆。榮泉
流鏡。後昭河源。故以波沸外關。雲蒸內澤。若其雪趾青霞。元文朱綵。日月郊甸。擇木弄音。重以榮露騰軒。
蕭雲掩閣。鎔穎葦萌。移華澗禁。山輿矧衡。雲鷄竦翼。海鯨泳流。江茅吐蔭。校書之列。仰筆以飾辭。濟代之
蕃。獻邑以待禮。豈非禮魏氣昌。物瑞雲照。蒲軒龜軫。□泉淳芳。太宰江夏王臣。義恭咀道。遵英棲奇。麗古
該潤圖史。施詳闕載。表以功懋。往初德耀炎吳。升文中岱。登牒天關。耀冠榮名。擣振聲號。而道謙稱首。禮
以虛挹。將使元祇缺觀。幽瑞乖期。梁甫無盛德之容。介邱靡升聞之響。加窮泉之野。獻八代之駟。交木之
鄉。奠絕金之楛。肅靈重表。珍符兼祝。伏惟陛下。謨詳淵載。衍屬休章。依微聖靈。潤色聲業。詎辰稽古。肅齊
警列。儒僚展采。禮官相儀。懸蕤動音。洪鍾竦節。陽路整衛。正途清禁。於是積環珮。端玉藻。鳴鳳矧律。騰駕
流文。閒綵比象之容。昭明紀數之服。徽焯天陣。容藻神行。翠蓋懷陰。羽華列照。乃詔聯事。掌祭賓客。贊儀
金支宿縣。鏞石潤響。命五神以相列。闢九關以集靈。警衛兵而開雲。先雨祇以灑路。霞凝生闕。煙起成宮。

臺冠丹光。壇浮素靄。爾乃臨中壇。備盛禮。天降祥錫。毒因皇根。谷動神音。山傳稱響。然後辨年問老。陳詩觀俗。歸薦告神。奉遺清廟。光美之盛。彰乎萬古。淵祥之烈。溢乎無窮。豈不盛歟。臣等生接昌辰。肅懋明世。東教管聞。未足言道。且章志湮微。代往淪絕。抱探遺文。辯明訓詁。□□□□。籙訪鄒魯。草蔭書壺。玉之禮具。堯石繩金之儀。和芝潤瑛。鑄璽乾封。懼弗軌屬。上徽輝當王。則謹奉儀注以聞。

謝希逸求賢表

○意有主實辭有深淺亦云條電發音條達能盡事理亦以稍削藻詞風骨始振

臣聞功照千里。非特燭車之珍。德柔鄰國。豈徒祕璧之貴。故詩稱殄悴。誓迷榮懷。用能道臻無積。化至恭己。伏惟陛下。膺慶集圖。締萬開縣。夕爽選政。及且調風。采言斯興。觀謠仄遠。斯實辰階告平。頌聲方製。臣竊惟隆陂所漸。治亂之由。何嘗不興。資得才替。因失士。故楚書以善人爲寶。虞典以則哲爲難。進選之軌。旣弛中代。登造之律。未闡當今。必欲崇本康務。庇民濟俗。匪更愆憲。奚取九成。升歷中陽。英賢起于徐沛。受籙白水。茂異出于荆宛。寧二都智之所產。七隴愚之所集。實遇與不遇。用與不用耳。今大道光亨。萬務俟德。而九服之曠。九流之艱。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鑒易限。而天下之才難原。以易限之鑒。鏡難原之才。使國罔遺授。野無滯器。其可得乎。昔公叔與僕同升。管仲取臣于盜。趙文非親士疎嗣。祁奚豈諂讎比子。茹茅以彙。作範前經。舉爾所知。式昭往牒。且自古任薦。賞罰宏明。成子舉三哲。而身致魏輔。應侯任二士。而已捐秦相。白季稱冀缺。而疇以田采。張牧進陳湯。而坐以襪爵。此先事之盛準。亦後王之森鑒。如

有必應代接者宜逾六年之制進獲章明庸墜遠得民不重擾如此則下無浮誣之愆上靡棄能之累考績之風載泰。榷薪之歌克昌。臣生屬亨路身漸鴻猷遂得奉詔左右。陳愚於側。敢露芻言。懼氛恆典。蕭子良言臺使表○言甚切至。文氣疏暢。敘述之法。亦沾被後人。

以樸語寫俚事而不失雅贍亦後來所無。此是宋齊人所長。

前臺使督逋切調。恆聞相望於道。及臣至郡亦殊不疎。凡此輩使人。既非詳慎勤順。或貪險崎嶇。要求此役。朝辭禁門。情態卽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但令朱鼓裁完。鉞槩徵具。顧眄左右。叱咤自專。擗宗斷族。排輕斥重。脅退津埭。恐喝傳郵。破岡水道。商旅半引。逼令到下。先過己船。浙江風猛。公私畏渡。脫舫在前。驅令俱發。呵蹙行民。固其常理。侮折守宰。出變無窮。既瞻郭望境。便飛下嚴符。但稱行臺。未顯所督。先訶強寺。却攝羣曹。開亭正檣。便振荆革。其次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俄刻十催。四鄉所召。莫辯枉直。孩老士庶。具令付獄。或尺布之逋。曲以當匹。百錢餘稅。且增爲千。或誑應質。作尙方。寄繫東冶。萬姓駭迫。人不自固。遂漂衣敗力。競致兼漿。值今夕酒。諧肉飶。卽許附申。赦格明日。禮輕貸薄。便復不入。恩科篋。簧微闕。箠肆情風。塵毀謗。隨忿而發。及其狃蒜轉積。鵝粟漸盈。遠則分駕他境。近則託質吏民。反請郡邑。助民繇緩。回刺言臺。推信在所。如聞頃者。令長守牧。離此每實。非復近歲。愚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密畿州郡。別指賜勅。遙外鎮宰。明下條源。既合奉別。旨人競自罄。雖復臺使盈涖。會取正屬。所徒相疑。債反更淹。懈凡預衣冠。荷恩盛世。多以關緩貽魯。少爲欺猾入罪。若類以宰牧乖政。則觸事難委。不容課逋上綱。編

覺非才。但除促差降。各限一期。如乃事速應緩。自依違糾坐之。坐之之科。不必須重。但令必行。期在可肅。且兩裝之船。充擬千緒。三坊寡役。呼訂萬計。每一事之發。彌農方辦。粗計近遠。率遣一部。職散人傾。無減二十舟船所資。皆復稱是。長江萬里。費固倍之。較略一年。脫得省者。息船優役。實是不少。兼折姦減竊。遠近暫安。

蕭子良密啓武帝

亦是羅列上言。而提挈波瀾。有意爲文。

臣思水潦成患。良田沃壤。變爲汗澤。農政告祥。因高肆務。播植旣周。繼以早慮。黔庶吁嗟。相視襪氣。夫國資于民。民資于食。匪食匪民。何以能政。臣每一念此。寢不便席。本始中。郡國大旱。宣帝下詔。除民租。今聞所在。逋餘尙多。守宰嚴期。兼夜課切。新稅力尙無從。故調于何取。給政當相驅爲盜耳。愚謂逋租。宜皆原除。少降停恩。微紓民命。自宋道無章。王風陵替。竊官假號。駢門連室。今左民所檢。動以萬數。漸漬之來。非復始適。一朝洗正。理致沸騰。小人之心。罔思前恩。董之以威。反怨後罰。黷窮則觸。事在匪輕。齊有天下日淺。恩洽未布。一方或饑。當加優養。愚謂自可依源消除。未宜便充。徭役且都曹檢校。誠存精密。令史奸黠。鮮不容情。情既有私。理或枉謬。耳目有限。羣狡無極。變易是非。居然可見。詳而後取。於事未遲。明詔深矜。獄罔恩文。累墜。今科網嚴重。稱爲峻察。負罪離僇。充積牢戶。暑時鬱蒸。加以金鐵。聚憂之氣。足感天和。民之多怨。非國福矣。頃土木之務。甚爲殷廣。雖役未及民。勤費已積。炎旱致災。或繇于此。皇明載遠。書軌未

事殊客主勢異以逸待勞全勝難必又緣道調兵以足軍力民丁烏合事乖習銳廣州積歲無年越州兵糧素乏加以發借必致恆擾愚謂叔獻所請不宜聽從取亂侮亡更俟後會雖緩歲月必有可禽之理差息發動費役之勞劉楷見甲以助湘中威力既舉蟻寇自服凡此項文字史策采錄往略節結語或節起語

蕭子良諫歛塘役錢啓○吏讀之最雅者唐人問有之

伏尋三吳內地國之關輔百度所資民庶化流日有困殆蠶農罕獲饑寒尤甚富者稍增其饒貧者轉鍾其弊可為痛心難以辭盡頃錢貴物賤殆欲兼倍凡在觸類莫不如茲稼穡雖勩斛直數倍今機杼勤苦匹裁三百所以然者實亦有繇年常歲調既有定期儻郵所上成是見直民間錢多翦鑿鮮復完者公家所受必須員大以兩代一困于所質鞭捶質繫益致無聊臣昔忝會稽相閑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宜瘞橋路須通均夫訂直民自為用若甲分毀壞則年一修改若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郡通課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崩蕪湖源泄散害民損政實此為劇建元初狡虜游魂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一千乃有質賣妻兒以充此限道路愁窮不可聞見所逋尚多收上事絕臣登具啓聞即蒙蠲原而此年租課三分逋一明知徒足擾民實自弊國愚謂塘丁一條宜還復舊在所逋郵優量原降凡應受錢不限大小仍令在所折市布帛若民有雜物是軍國所須者聽隨值准直不必一應送錢于公不虧其用在私實荷其渥昔晉氏初遷江左草創絹布所直十倍于今賦調多少因時增減永初中宣布一匹直錢一千而民間所輸聽為九百漸及元嘉物價轉賤私貨則束直六千官受則匹准五

百所以每欲優民必爲降落今入官好布匹堪百餘其四民所送猶依舊制昔爲損上今爲刻下氓庶空儉豈不繇之救民拯弊莫過減賦時和歲稔尙爾虛乏儻值水旱寧可熟念且西京熾強實基三輔東都全固實賴三河歷代所同古今一揆石頭以外裁足自供府州方山以東深關朝廷根本夫股肱要重不可不卹宜蒙寬政少加優養略其目前小利取其長久大益無患民資不殷國財不阜也宗臣重寄咸云利國竊如愚管未見可安

蕭子良上武帝請贈豫章王嶷啓○

一紙如語
因以情語

臣聞春秋所以稱王母弟者以尊其所重故也是以禮秩殊品爵命崇異在漢則梁王備出警入蹕之儀在晉則齊王具殊服九命之贈江左以來尊親是闕故致衰章之典廢而不傳實繇人缺其位非禮虧省齊王故事與今不殊緇構王業功迹不異凡有變革隨時之宜者政緣恩情有輕重德義有厚薄若事籌前規禮無異則且梁齊闕令終之美猶鑿襄贈之榮况故大司馬仁和著于天性孝悌終于立身節義表于勤王寬猛彰于御物奉上無艱劬之貌接下無毀傷之容淡矣止于清真無喜愠之色悠然棲于靜默絕馳競之聲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終之者理實爲難在于今行無廢斯德東平樂于小善河間悅于詩書動績無聞艱危不涉尙致卓爾不羣英聲萬代況今協贊皇基經綸霸始功業高顯清譽逾彰富貴逾重廉潔隆峻等古形今孰類茲美臣愚忖度未有斯例凡庶族同氣愛睦尙少豈有仰觀陛下垂友于之性若此者乎共起布衣具登天貴生平游處可事不同分甘均味可診不等未嘗覩視而天心不權

而典服之賤不彰如其脫致虧忘追改爲好不令千載之下物有遺恨其德不具美者尙在嘉隆之命
事光先烈者寧可缺茲盛典臣恐有識之人容致其議且庶族近代桓溫庾亮之類亦降殊命伏度天心
已當有在

孔德璋上新定法律表

○精實而運以惻怛亦立言之不朽者
雖當時文體略同疑此篇亦出司徒

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爲正馭大國者以理法爲本是以古之聖王臨朝思理遠防邪萌深杜姦漸莫不
資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工者也伏惟陛下臨歷登皇乘圖踐帝天地更築日月再張五禮裂而復縫
六樂頹而爰緝乃發德音下明詔降卹刑之文中慎罰之典勅臣與公卿八坐共刪注律謹奉聖旨諮審
司徒臣子良稟受成規創立條緒使兼監臣宋躬兼平臣王植等鈔撰同異定其去取詳議八座裁正大
司馬臣崑其中洪疑大議衆論相背者聖照元覽斷自天筆始就成立律文二十卷錄敍一卷凡二十一
卷以今奏聞請付外施用宜下四海臣又聞老子仲尼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者求所以
殺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是則斷獄之職自古所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用失其平不異無律律
書精細文約例廣是似相傾故誤相亂一乖其綱枉濫橫起法吏無解既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相斷則
法書徒明于帙裏冤魂猶結于獄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千餘
人冤毒之死上干和氣聖明所急不可不防致此之繇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勳
餘力或以勞吏暮齒積情濁氣忍并生靈昏心狠態吞剝氓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罪冤積之興復緣

斯發獄吏雖良不能爲用使于公哭于邊城孝婦冤于遐外陛下雖欲宥之其已血濺九泉矣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漢臺元常文惠績映魏闈今之士子莫肯爲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良繇空勤永歲不逢一朝之賞積學當年終爲閔伍所蝨將恐此書永墜下走之手矣今若宏其爵賞開其勸募課業官流班習胥子拔其精究使處內局簡其才良以居外仕方岳咸選其能邑長並擢其術則皋繇之謀指掌可致杜鄭之業鬱焉何遠然後姦邪無所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如身手之相驅若絃栝之相接矣臣以疎短謬司大理陛下發自聖衷憂矜刑網御廷奉訓遠照民瘼臣謹仰述天官伏奏雲陛所奏謬允者宜寫律上國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上過高第即便擢用使處法職以勸士流

任彥昇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徵婉之妙任筆獨擅○結遶動人手足彥昇而外殆鮮鼎立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旣絕故老之口必資不刊之書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遷貿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素王之道絕於沂川之側由是崇師之義擬迹於西河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故精廬妄啓必窮鑄勒之盛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況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則義形社稷嚴天配帝則周公其人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苟利之專五教以倫百揆時序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琴書藝業述作之茂道非兼濟事止樂善亦

前例賜許刊立寧容使長想九原樵蘇罔識其禁駐蹕長陵輜軒不知所適臣里閭孤賤才無可甄值齊網之宏弛賓客之禁策名委質忽焉二紀慮先犬馬厚恩不答而敵帷毀蓋未尋螻蟻珠襦玉匣遵飾幽泉陛下宏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北陵既曲逢前施實仰觀後澤儻驗杜預山頂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臨表悲懼言不自宣

簡文帝上昭明太子集別傳表

○安章使事已開徐爽

臣聞無懷有巢之前書契未作尊盧赫胥之氏墳典不傳若夫正少陽之位主承禘之則口實爲美唯稱啓誦自茲厥後罕或聞焉昭明太子稟仁聖之姿縱生知之量孝敬兼極溫恭在躬明月西流幼有文章之敏羽籥東序長備元良之德蘊茲三善宏此四聰非假二疎寧勞四皓虎賁惡其經學智囊慙其調護豈止博望延賓壽春能賦問疑叢據書戒憑陵而已哉玉折何追星頽靡續地尊號嗣外陽之術無徵位比周儲緱山之駕不反以臣不肖妄作明離出入銅龍瞻仰故實思所以揜揚盛軌宜記德音謹撰昭明太子別傳文集請備之延閣藏之廣內永彰茂實式表洪徽

沈休文上宋書表

○亦欲簡潔以自辱其體

臣約言臣聞大禹刊木事炳虞書西伯戡黎功煥商典伏惟皇基積峻帝烈宏深樹德往朝立勳前代若不觀風唐世無以見帝嬀之美自非觀亂秦餘何用知漢祖之業是以掌言未記爰動天情曲詔史官追述大典臣實庸妄文史多闕以茲不才對揚盛旨是用夕惕載懷忘其寢食者也臣約頓首死罪竊惟宋

氏南面承歷統天。雖世窮八主。年滅百載。而兵車亟動。國道屢屯。垂文簡牘。事數繁廣。若夫英主啓基。名臣建績。拯世夷難之功。配天光宅之運。亦足以勒銘鐘鼎。昭被方策。及虐后暴朝。前王罕二。國釁家禍。曠古未書。又可以式規萬葉。作鑒于後。宋故著作郎何承天。始撰宋書。草立紀傳。止于武帝功臣。篇牘未廣。其所撰志。惟天文律曆。自此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謙之。孝建初。又被詔撰述。尋值病亡。仍使南臺侍御史蘇寶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大明中。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蘇所述。勒爲一史。起自義熙之初。訖於大明之末。至於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所造。自永光以來。至於禪讓。十餘年內。闕而不續。一代典文。始末未舉。且事歷當時。多非實錄。又立傳之方。取捨乖衷。進由時旨。退傍世情。垂之方來。難以取信。臣今謹更創立。製成新史。始自義熙肇號。終於昇明三年。桓元讎縱。盧循馬魯之徒。身爲晉賊。非關後代。吳隱謝混。鄒僧施。義止前朝。不宜濫入。宋典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孟昶。諸葛長民。志在興復。情非造宋。今並刊除。歸之晉籍。臣遠愧南董。近謝遷固。以閭閻小才。述一代盛典。屬辭比事。望古愆良。鞠躬踴躍。視汗亡厝。本紀列傳。繕寫已畢。合志表七十卷。臣今謹奏呈。所撰諸志。須成績上。謹條目錄。詣省拜表。奉書以聞。臣約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蕭智亮考績表

氣平語也。蘇之初祖也。

臣聞堯典有黜陟之文。周書有考績之法。雖其源難得而尋。然條流抑亦可知矣。大較在於官人。用才審於所莅。練迹校名。驗於虛實。豈不以臧否得之餘論。優劣著於歷試者乎。旣聲窮於月旦。品定於黃紙。用

功之典所懷。未喻敢竭。無隱試陳。萬一何者。竊惟文武之名。在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爲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朝之譽。仁義之號。處身之端。自非職惟九官。任當四岳。授曰爾諾。讓稱俞往。將何以克厭大名。允茲令問。自比以來。官罔高卑。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說。用相褒舉。涇渭同波。薰蕕共器。求者不能量其多少。與者不復覈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質。名與實爽。謂之考功。事同汎涉。紛紛漫漫。焉可勝言。又在京之官。積年一考。其中或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亡廢絕。或具寮離索。或同事凋零。雖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久月深。駁落都盡。人有去留。誰復掌其勤惰。或停休積稔。或分隔數千。累年之後。方求追訪。聲迹立。其考第。無不苟相悅附。共爲唇齒。飾垢掩疵。妄加丹素。趣令得階而已。無所顧惜。賢達君子。未免斯患。中人以降。夫復何論。官以求成。身以請立。上下相蒙。莫斯爲甚。又勤恤人隱。咸歸守令。厥任非輕。所責實重。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爲程。旣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敘。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閒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止於覲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是。又聞之。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孟子亦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雖文質異時。汚隆殊世。莫不寶茲名器。不以假人。是以賞罰之柄。恆自持也。至乃周之藹藹。五叔無官。漢之察察。館陶徒請。豈不重骨肉。私親親。誠以賞罰一差。則無以懲勸。至公暫替。則覲覲相欺。故至慎至惜。殷勤若此。况乎親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充單介之使。始無汗馬之勞。或說典利之規。

終慙十一之潤。皆虛張無功。妄指贏益。坐獲數階之官。藉成通顯之貴。於是巧詐萌生。僞辯鋒出。役萬慮以求營。開百方而逐利。握樞秉鈞者。亦知其若斯。但抑之則其流已注。引之則有何紀極。夫琴瑟在於必和。更張求其適調。去者既不可追。來者猶或宜改。按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致事。而詔於王。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愚謂今可粗依其準。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具覈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游辭宕說。一無取焉。列上尙書。覆其合否。如有紕謬。卽正而罰之。不得方復推詰。委否容其進退。既定其優劣。善惡交分。庸短下第。黜凡以明法。幹務忠清。能以記賞。總而奏之。經奏之後。考功曹別書於黃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尙書。與令僕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侍中黃門印署。掌在尙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共裁量。如此。則少存實錄。薄止姦回。其內外考格。裁非庸管。乞求博議。以爲畫一。若殊謀異策。事關廢興。遐邇所譚。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拘恆例。至於援流引比之訴。貪榮求級之請。如不限以關鍵。肆其傍通。則蔓草難除。涓流遂積。穢我彝章。撓茲大典。謂宜明加禁斷。以至至治。開返本之路。杜澆敝之門。如斯則吉士盈朝。薪樞載煥矣。

邢子才請置學及修立明堂奏

魏書李崇傳亦載此文云崇所上當是崇與椿收

○彥和所謂扶質立

同上而文則出于子才耳故從北齊書作邢部

○執垂條結繫之文

世室明堂顯于周夏。一費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以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哲言。育青衿而敷教典。用能享國長久。風徽萬祀者也。爰暨亡秦。改革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黎。

功。墉構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陳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址不修。仍同邱畝。即使高皇神享。闕于國陽。宗祀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儼兆所以佇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矣。酬之以祿。如此則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鷄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諷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爲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宴。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尙方雕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鑄琢之勞。及諸事役。非世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于外。槐宮棘寺。顯麗于中。更明古今。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

柳彧請禁絕百姓作角觝戲奏

○清整

臣聞昔者明主訓民治國。率履法度。動由禮典。非法不服。非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別。防其邪僻。納諸軌度。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爲女服。倡優雜技。詭狀異形。以穢嫚爲歡娛。用鄙褻爲笑樂。內外共觀。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廣幕陵雲。袞服觀粧。

車馬填咽。肴醕肆陳。絲竹繁會。竭貲破產。說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由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浸以成俗。實有由來。因循敝風。曾無先覺。非益於化。實損於民。請頒行天下。並卽禁斷。康哉雅頌。足美盛德之形容。鼓腹行歌。自表無爲之至樂。敢有犯者。請以故違勅論。

牛里仁請開獻書之路表

○詳

經籍所興。由來尚矣。爰畫肇於庖羲。文字生於倉頡。聖人所以宏宣教導。博通古今。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曆。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爲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舊經素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宏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馭寓。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墜地皆盡。本旣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祕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遺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爲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猶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鴻生

竊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僞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書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爲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祕書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此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缺尤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臣以經書。自仲尼已後。迄于當今年。逾千載。數遭五厄。典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森倫攸斁。其間雖霸王遽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土宇邁于三王。民黎盛于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大宏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尙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懼。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臣知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爲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

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憐惜。必須勸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鑒。少垂照察。

李士恢上隋高祖革文華書

○諱川回淵之力。可謂風皇一鳴。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鑄銘。皆以變德序賢。明助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薄。魏之三祖。更向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民從上。有同影響。爭聘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咏。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取士祿利之路。旣開。愛尚之情。愈篤。于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義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曾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功業。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繇棄大聖之軌模。事無用以爲用也。捐本逐末。流遍天壤。遞相師祖。久而逾扇。及皇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輕浮。遏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縉紳。參廁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有司治罪。自是公

研體文抄 卷十一



吾邱子贖難禁民挾弓弩○○續勳
森疏

臣聞古者作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陳。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強侵弱。衆暴寡。海內抗敵。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于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意。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擾粗。篋挺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于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于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侯應龍邊備議○簡勳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範圍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廣德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燧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尙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尙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媿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請

聞鮮卑之事。昔謀臣竭精。武夫戮力。而所見常異。其設不戰之計。守禦之固者。皆社稷之臣。永久之策也。孝武皇帝。因文景之畜。用度饒衍。南伐越。北伐胡。西征大宛。東并朝鮮。兵出數十年。帑藏空竭。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酷權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及盜賊羣起。關東紛然。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鉞鉞而並出。然後僅得寧息。既而覺悟。乃封丞相爲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世宗神武。將率良猛。財賦充寔。所拓廣遠。而猶有悔。況無彼時地利。人財之備。而欲輕動。此其不可一也。鮮卑種衆新盛。自匈奴北遁以來。據其故地。稱兵十萬。彌地千里。意智益生。才力勁健。加以禁網漏洩。善金良鐵。出者莫察。漢人逋逃。爲其謀主。兵利馬疾。過于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經營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欲以三年之期。專勝必克。育晏策慮。未能過熲。鮮卑種衆。又不弱于西羌也。乃欲張設近期。誘喜朝廷。三年不成。必迫于害。禍結兵連。不得中休。轉運糴餉。不可勝給。天無豐歲。官見殫財。民人移于四方。不能還其骸骨。以此時興議橫發。一發不已。必至再三。諸夏之內。弱者伏尸。強者作寇。邊郵之患。手足之疥癢也。中國之困。胸背之癰疽也。其不可二也。育云自春以來。三十餘發。方今郡縣盜賊。劫擄人財。攻犯官民。日月有之。冠帶之圻。吏稠政密。猶不能絕。況此醜虜羣類。抵冒心不愛仁。膽不畏威。而可使斷無盜竊。昔者高祖乃忍平城之恥。呂后甘棄嫚書之詬。方之于今。何者爲甚。是其不可三也。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其外則介之夷狄。其內則任之良吏。後嗣遵業。慎奉所遺。苟無盛

國內悔之患。豈與蟲蠹之虜。較往來之數哉。乃欲越幕踰城。度塞出攻。得地不可耕。農得民不可冠帶。破之不可殄盡。而本朝必爲之旰食。四海必爲之焦枯。其不可四也。夫煎盡府帑之蓄。以恣輕人之事。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是其不可五也。按育一戰所獲。不如所失。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斯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爲大漢之差。感化不行。則欲伐之。狐疑避難。則守爲長。宜通乎時變。且憂萬人饑餓。與蠻夷之不討。何者。爲大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避不遜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贖。又議動兵。非但勞人。凶年隨之。其罷敝有不可勝言者。此先帝所以發德音也。夫卹民救患。雖成郡列縣。尙猶棄之。況以障塞之外。未嘗爲人居者乎。臣愚以爲宜止征伐之計。令諸營甲士。循行塞垣。屯守衝要。以堅牢不動爲務。若乃守邊之術。李牧開其原。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臣邕愚戇。議不足採。臣邕頓首頓首。

孔文舉肉刑議

○聖

古者敦龐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弃。非所以與時消息者也。紂斲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斲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

惡之路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弃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

夏侯太初時事議

汗漫自是漢末文弊然猶實一而不亂

據本傳此蓋經承祚刪潤故其辭密切

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于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敍也夫欲清教
審選在明其分敍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于勢馳驚之路開下踰其敍則恐
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中正品度官
才之來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敍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倫輩
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于家門豈不忠恪于在官乎仁恕稱于九族豈不達于爲政乎義斷行
于鄉黨豈不堪于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
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于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于上上下下交侵以生紛錯
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且夕相考莫究于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
衆人驅駭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修飾以要所求所求有
路則修己家門者已不如自達于鄉黨矣自達于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于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
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
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

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又以爲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爲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修。而事不煩。夫事簡業修。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考殷周五等之敘。徒有小大貴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修。職業不修。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並興。而姦僞滋長矣。先王達其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權宰官之不修。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竊立儀準。以一治制。今之長吏。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爲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己則爭。夫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頰。民之困弊。皆生於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今承衰弊。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

可致使民省費在于此矣。又以爲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教之以質。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于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元黃之采。已得通于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爲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纖巧之物。自上以下。至于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于本朝。則彌侈之心。自消于下矣。其言有古。今一繼者。

荀公曾省官議

○厚重。中多名官。棧至而未茂美。

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致畫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併合吏員。縣官國邑。裁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大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亦併合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于本。則宜以省事爲先。凡居位者。使務思蕭曹之心。以翼佐大化。篤義行。崇敦睦。使昧寵忘本者。不得容。而僞行自息。浮華者懼矣。重敬讓。尙止足。令賤不妨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矣。位不可以進。趣得譽不可

以朋黨求。則是非不妄而明。官人不惑于聽矣。去奇技。抑異說。好變舊。以微非常之利者。必加其罰。則官業有常。人心不遷矣。事留則政稽。政稽則功廢。處位者而孜孜不怠。奉職司者而夙夜不懈。則雖在挈瓶。而守不假器矣。使信若金石。小失不害大政。忍忿情以容之。簡文案。略細苛。命之所施。必使人易視聽。願之如陽春。畏之如雷震。勿使微文煩撓。爲百吏所黷。二三之命。爲百姓所廢。則吏竭其誠。下悅上命矣。設官分職。委事責成。君子心競。而不力爭。量能受任。思不出位。則官無異業。政典不奸矣。凡此皆愚所謂省事之本也。苟無此愆。雖不省吏。天下必謂之省矣。若欲省官。私謂九寺可并于尙書。蘭臺宜省。付三府。然施行歷代。世之所習。是以久抱愚懷。而不敢言。至于省事。寔以爲善。若直作大例。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及事之興廢。不得皆同。凡發號施令。典而當則安。倘有駁者。或致壅否。凡職所臨履。先精其得失。使忠信之官。明察之長。各裁其中。先條上言之。然後混齊大體。詳宜所省。則令下必行。不可搖動。如其不爾。恐適惑人聽。比前行所省。皆須臾輒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

擊仲洽駁用古尺

簡當
有法

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記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

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覆亂之用當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爲宜如所奏

摯仲洽祀皋陶議

故事祀皋陶于廷尉寺新禮移于律署故記以社日新改孟秋之月故虞云然詔可理足

按虞書皋陶作士師惟明克允國重其功人思其當是以獄官禮其神繁者致其祭功在斷獄之成不在律令之始也太學之設義重太常故祭于太學是崇聖而從重也律署之置卑于廷尉移祀于署是去重而就輕也律非正署廢興無常宜如舊祀于廷尉又祭用仲春義取重生改用孟秋以應刑殺理未足以相易宜定新禮皆如舊制

摯仲洽師服議

喪服無弟子爲師服之制新禮服齊衰三月虞上議詔從之推闡入情

自古無師服之制故仲尼之喪門人疑于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遂心喪三年此則懷三年之哀而無齊衰之制也羣居入則否所謂弔服加麻也先聖爲禮必易從而可傳師徒義誠重而服制不著歷代相襲不以爲缺且尋師者以彌高爲得故屢遷而不嫌修業者以日新爲益故舍舊而不疑仲尼稱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子貢云夫子何常師之有淺學之師暫學之師不可皆爲之服義有輕重服有廢興則臧否由之而起是非因之而爭愛惡相攻悔吝生焉宜定新禮無復如舊

潘安仁上客舍議

明白曉暢
練句清贖

謹按逆旅久矣其所由來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官無役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末費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春秋外傳曰晉陽處父遇甯戚於逆旅魏武皇帝亦以爲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堯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鞅尤之此固非聖世所言也乃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畿輻輳客舍亦稠冬有溫廬夏有涼蔭芻秣成行器用取給疲牛必投乘涼近進發櫛寫鞍皆有所憩又諸劫盜皆起於迴絕而止乎人衆十里蕭條則奸軌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懼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恆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攤之所乏也又行者貪路告糴炊爨皆以昏晨盛夏晝熱又兼星夜既限早閉不及攤門或避晚關逆逐路隅祇是慢藏誨盜之原苟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棘攤獨復何人彼河橋孟津解券輸錢高第賢察數入校出品郎兩岸相檢猶懼或失之故懸以祿利許以功報今賤吏疲人獨專攤稅管開閉之權藉不校之勢此道路之蠹奸利所殖也率歷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懽心使客舍灑掃以待征旅探家而息豈非衆庶顛顛之望

議獄緩死。中孚所以垂化。言情則母爲子隱。語敬則禮所不及。今捨乞宥之評。依請殺之條。責敬恭之節。于饑寒之隸。誠非可疑。從輕寧失有罪之謂也。愚以爲降嘉之死。以普春澤之恩。赦熊之愆。以明子隱之宜。則蒲亭雖陋。可比德于盛明。豚魚微物。不獨遺于今化。

王仲寶南郡王冠議

敦樸之氣。經籍之華。文品自尊。禮經定制。文品自尊。

皇孫冠事。歷代所無。禮雖有嫡子嫡孫。然而地居正體。下及五世。今南郡王體自儲暉。寔惟國裔。元服之典。宜異列蕃。案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賓如其冠。贊者結纓。鄭玄云。王人冠者之父兄也。尋其言父及兄。則明祖在。父不爲主也。大戴禮記公冠篇云。公冠自爲主。四加元冕。以卿爲賓。此則繼體之君。及帝之庶子。不得稱子者也。小戴禮記冠義云。冠于阼。以著代也。離于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注稱嫡子冠于阼。庶子冠于房。記又云。古者重冠。故行之于廟。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據此而言。彌與鄭注儀禮相會。是故中朝以來。太子冠。則皇帝臨軒。司徒加冠。光祿贊冠。諸王則郎中加冠。中尉贊冠。今同于儲皇。則重依于諸王。則輕。又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皇太子居臣子之節。無專用之道。南郡雖處蕃國。非支庶之列。宜稟天朝之命。微申冠阼之禮。晉武帝詔稱。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正典。此蓋庶子封王。合依公冠自主之義。至于國之長孫。遣使惟允。宜使太常持節加冠。大鴻臚爲贊。醴酒之儀。亦歸二卿。祝醴之辭。附準經記。別更撰立。不依蕃國常體。國官陪位拜賀。自依舊章。其日。內外二品清

官以上詣止車集賀并詣東宮南門通牋別日上禮宮臣亦詣門稱賀如上臺之儀既冠後尅日謁廟以宏尊祖之義此既大典宜通關八座丞郎并下二學詳議

王仲寶穆妃小祥不應相待議

皇太子穆妃服尚書左丞著作耶王遠問左僕射王儉中軍南郡王小祥在六月南郡王爲當同取六月則大祥復申一月應用八月非復正月在存親之義若各自爲祥

盧聖相問元素相釋未嘗當有此疑不司徒積淵等二十人並同儉議爲允請以爲永制詔可

送往有已復生有節罔極非服制所申祥縞明示終之斷相待之義經記無聞世人多以廬室衰麻不宜有異故相去一二月者或申以俱除此所謂任性徑行未達禮旨昔撰喪記已嘗言之遠還之人自有爲而未祭在家之子立何辭以不變禮有除喪而歸者此則經記之遺文不待之明據假使應待則相去彌年亦宜必待乃爲衰經永服以窮生吉獨長絕于宗廟斯不可矣苟曰非宜則旬月之間亦不容申何者禮有倫序義無徒設今遠則不待近則相須禮例既乖卽心無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舛雜則古有異宮之義設無異宮則遠還之子自應開立別門以終喪事靈筵祭奠同在家之人再葦而毀所以然者奔喪禮云爲位不奠鄭玄云以其精神不存乎此也聞哀不時寔緣在遠爲位不奠益有可安此自有爲而然不闕嫡庶庶子在家亦不待嫡矣而況儲妃正體王室中軍長嫡之重天朝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疑謂不應相待中軍祥縞之日聞喜致哀而已不受弔慰及至忌辰變除昆弟亦宜相就寫情而不對客此國

皆致譏貶以明鑒戒。自斯而談朝聘烝嘗之典，卒哭而備行婚禘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舉通塞與廢各有自然。又案大戴禮記及孔子家語，並稱武王崩，成王嗣位，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襄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平公既即位，改服修官，烝于曲沃。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國君夢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乎？卒哭成事而主各反其廟。春秋左氏傳：凡君卒哭而附，附而後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先儒云：特祀于主者，特以喪禮奉新亡者，至于寢則不同於吉。烝嘗禘于廟者，卒哭成事，羣廟之主各反其廟，則四時之祭皆卽吉也。三年喪畢，吉禘于廟，躋羣主以定新主也。凡此諸議，悉在經誥，昭乎方冊，所以晉宋因循，同規前典。卒哭公除，親奉烝嘗，率禮無違，因心允協，爰至秦豫元年，禮官立議，不宜親奉，乃引三年之制，自天子達。又據王制稱：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曾不知自天子達，本在至情。既葬釋除，事以權奪，委衰襲袞，孝享宜申，越紼之旨，事施未葬，卒哭之後，何紼可越，復依范宣之難杜預，譙周之論士祭，並非明據。晉武在喪，每欲存寧戚之懷，不全依諒闇之典，至於四時烝嘗，蓋以衰疾未堪，非便頓改舊式。江左以來，通儒碩學，所歷多矣，守而弗革，義豈徒然。又宜卽心而言，公卿大夫則負屐親臨，三元告始，則朝會萬國，雖金石輟響，而震虞充庭，情深于恆哀，而跡降于凡制，豈曰能安國家故也。宗廟烝嘗，孝敬所先，寧容吉事備行，斯典獨廢，就令必宜廢祭，則應三年永闕，乃復同之他故，有司攝禮進退二途，彌乖典衷，謂宜依舊親奉。

阮嗣宗爲鄭冲勸晉王踐○滑稽之雄

此與任彦昇篇皆意寓規切故語無慙色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爲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昔伊尹有辛氏之勝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周公藉已成之勢據旣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呂尚磻溪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邱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然賢哲之士猶以爲美談況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民無謗言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東馳迴首內向東誅叛逆全軍獨尅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僞三越字內康寧嘗慝不作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茲太原明公宜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祥巍巍如此內外協同靡盬靡遠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西塞江源望祀岷山迴戈弭節以麾天下遠無不服邇無不肅令大魏之德光於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桓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至公至平誰與爲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冲等不通大體敢以陳聞

劉越石勸進表○○

誠心所發乃爲高文
悃悃款款
以忠文如其人直可追配
武壇俟出師表

正大光明固是偉作。

建興五年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禪頓首死罪上書臣琨臣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蒸人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教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成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誓纂其祀所以宏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臣琨臣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誕授欽明服膺聽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薦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沉虜廷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況臣等荷寵三世位廟鼎司承問震惶精爽飛越且悲且惋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臣琨臣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未改歷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

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護風旣暢。則遐方企踵。百揆時序。於十四門。種稼於下。昔少康之隴。夏訓以爲。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爲休詠。況茂勳格於皇天。清輝光於四海。蒼生顛然。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爲臣妾者哉。且宣王之胤。惟有陛下。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詠。微猷獄訟者無不思干聖聽。天地之際。旣交。華夷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爲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尊號。願陛下存禹舜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爲務。不以小行爲先。以黔首爲憂。不以克讓爲事。上以慰宗廟。乃願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莢。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臣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狡寇窺窬。伺國瑕隙。齊人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陛下雖欲遠巡。其如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慮。出自胸懷。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觀人神開泰之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踴躍之懷。南望罔極。謹上臣琨謹遺兼左長史右司馬臣溫嶠主簿臣辟閔訓臣礪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

長史高平亭侯臣榮邵輕車將軍關內侯臣郭穆奉表臣琨臣璋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任彥升百辟勸進今上牋○○螺姚激越與他人
靈婉之致異矣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奉被還命未蒙虛受縉紳顛顛深所未達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宏致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為疑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為讓況世哲繼軌先德在民經綸草昧歎深微管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班師整旅大造王室雖累商救宋重貶存楚居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鑄功疑不賞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祗馨圖受社山戎孤竹東馬景從伐罪弔民一匡靖亂匪明天功實勤濡足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道風素論坐鎮雅俗不習孫吳遺茲神武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龜玉不毀誰之功歟獨為君子將使伊周何地某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不任惶款悉心重謁伏願時膺典冊式副民望

沈初明勸進梁元帝第三表○○初明高期
于感石而文體迥其俊雄
深迫盛甚

紫宸曠位赤縣無主百靈聳動萬國回皇雖醉醒相扶同歸景毫式歌且誦總赴唐郊猶懼陛下俛首潛然讓德不嗣傳車在道方慎宋昌之謀法駕已陳尙杜耿純之勸岳牧翹首天民累息臣聞星回日薄擊雷鞭電者之謂天岳立川流吐霧蒸雲者之謂地苞天地之混成洞陰陽之不測而以財成萬物者其在聖人乎故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黃屋廟堂之下本非屢已而居明鏡四衛之瞻蓋由應

極猶羯憑陵。姦臣互起。率戎伐穎。無處不然。勸明誅管。側足皆爾。刁斗夜鳴。烽火相照。中朝人士。相顧銜
悲。涼州義徒。東望隕涕。僕僕黔首。將欲安歸。陛下英略。緯天沉明。內斷橫劍。泣血枕戈。嘗膽農山。圯下之
策。金匱玉鼎之謀。莫不定算。屢韓決勝。千里擊靈。羅之鼓。而建翠華之旗。驅六州之兵。而總九伯之伐。四
方雖虞。一戰以霸。斬其鯨鯢。既章大戮。何校滅耳。莫匪姦回。史不絕書。府無虛月。是洞庭安波。彭蠡底定。
文昭武穆。芳若椒蘭。敵國降城。和如親戚。九服同謀。百道俱進。國恥家怨。計期就雪。社稷不墜。繫在聖明。
今也何時。而申帝啓之避。凶危若此。方陳泰伯之辭。國有具臣。誰敢奉詔。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陛下者萬
國之歡心。萬國豈可無君。高祖豈可廢祀。卽日五星夜聚。八風通吹。雲煙紛郁。日月光華。百官象物。而動
軍政不戒。而備飛虺。巨艦竟水。浮川鐵馬。銀鞍陵山。跨谷英傑。接踵忠勇。相顧滿宗族。以酬恩。焚妻子以
報主。莫不覆楯銜威。提斧擊衆。風飛電耀。志滅凶醜。所待陛下。昭告后土。虔奉上帝。廣發明詔。師出以名。
五行夕返。六軍曉進。便當盡司寇之威。窮蚩尤之伐。執石趙而求靈。斬姚秦而取鏡。修掃瑩陵。奉觀宗廟。
陛下豈得不仰存國計。俯從民請。漢宣嗣位之後。卽遣蒲類之軍。光武登極。既竟。始有長安之捷。由此言
之不無前准。臣等或世受朝恩。或身荷重遇。同休等戚。自國刑家。苟有腹心。敢以死奪。不任懷懷之至。謹
奉表以聞。

沈初明勸進梁元帝第三表

○聲清于徐。氣疏于庚。編
尚關薄。文章可視世運。

衆軍以今月戊子總集建康。賊景烏伏獸窮，頻擊頻挫，姦竭詐盡，深溝自固。臣等分勒武旅，百道同趨，突騎短兵，犀函鐵楯，結隊千羣，持戟百萬，止紂七步，圍項三重，轟然大潰。羣凶四滅，京師少長俱稱萬歲。長安酒食於此價高，九縣雲開，六合清明。矧伊黔首，誰不載躍。伏惟陛下，咀痛茹哀，嬰憤忍酷，自紫庭絳闕，胡塵四起，墟垣好時，冀馬雲屯，泣血臨兵，誓膽誓衆，而吳楚一家，方與七國俱反。管蔡流言，又有三豎作亂，西涼義衆，阻秦塞而不通，并州遺民，跨飛狐而見絕，豺狼當路，非止一人。鯨鯢不梟，倏焉五載，英武克振，怨恥並息，永尋霜露，伊何可勝。臣等輒依故實，奉修社廟，使者持節，分告園陵，嗣后升遐，龍輜未殯，承華掩曜，梓宮莫測，並卽隨由，備辨禮具，凶荒四海，同哀六軍，祖哭聖情，孝友理當，感慟日者，百司岳牧，仰祈宸鑒，以錫珪之功，旣歸有道，當璧之禮，允屬聖明，而優詔謙沖，官然凝邈，飛龍可躋，而乾爻在四，帝闕云叫，而閭闔未開，謳歌載馳，是用翹首，所以越人固執，熏丹穴以求君，周民樂推，踰岐山而事主，漢王不卽位，無以貴功臣，光武止蕭王，豈謂紹宗廟，黃帝迷於襄城，尙訪御人之道，放勳入於姑射，猶使樽俎有歸，伊此倘來，豈聖人所欲，帝王所應，不獲已而然，伏讀璽書，尋諷制旨，領懷物外，未奉慈衷，陛下日角龍顏之姿，表於狗齊之日，彤雲素靈之瑞，基於應物之初，博學則大哉無所與名，深言則曄乎昭章之觀，忠爲令德，孝實動天，加以英威茂略，雄圖武算，指揮則丹浦不戰，顧盼則阪泉自蕩，地維絕而重紐，天柱傾而更植，鑿河津於孟門，百川復起，補穹儀以五石，萬物再生，縱陛下拂袵衣而遊廣成，登弁山而去東土。

夏后以萬國朝諸侯。文王以六州匡天下。方之跡基百里。劍杖三尺。以殘楚之地。拒抗九戎。一旅之師。剪滅三叛。坦然大定。御輦東歸。解五牛於冀州。秣六馬於譙郡。種求前古。其可得歟。對揚天命。無所讓德。有理存焉。敢重新奏。

徐孝穆勸進元帝表○○

臣聞封唐有聖。還承帝嚳之家。居代維賢。終纂高皇之祚。無爲稱於華鳥。至治表於垂衣。而撥亂反正。非聞前古。至如金行重作。源出東莞。炎運猶昌。枝分南頓。豈得掩顯姓於軒轅。非才子於顛項。莫不因時多難。俱繼神宗者也。伏惟陛下。出震等於助華。鳴謙同於且爽。握袞秉鉞。將在御天。玉騰珠衡。先彰元后。神祇所合。非惟太室之祥。圖謀斯歸。何止堯門之瑞。若夫大孝聖人之心。中庸君子之德。固以作訓生民。貽風多士。一日二日。研覽萬機。允文允武。包羅羣藝。擬茲三大。賓是四門。歷試諸難。咸熙庶績。斯無得而稱也。自無妄爲象。鍾禍上京。梟獍虔劉。宗社蕩墜。銅頭鐵額。興暴皇年。封豕修蛇。行災中國。靈心所宅。下武其興。望紫極而長號。瞻丹陵而殞慟。家冤將報。天賜黃鳥之旗。國害宜誅。神奉元狐之錄。尅李軼於河津。征陶謙於海岱。滕公擁樹。雄氣方嚴。張繡交兵。風神彌勇。忠誠貫於日月。孝義感於冰霜。如雷如霆。非龍非虎。前驅效命。元惡斯殲。旣挂膽於西州。方燃臍於東市。蚩尤三塚。寧謂嚴誅。王莽千剗。非云明罰。青羌赤狄。同界豺狼。胡服夷言。咸爲京觀。邦畿濟濟。還見隆平。宗祀愔愔。方承多福。自氤氳渾沌之世。驪連粟

陸之君。卦起龍圖。文因鳥跡。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星躔東井。時破嶠瀆。雷震南陽。初平尋邑。未有援三靈之已墜。救四海之羣飛。赫赫明明。隄行天罰。如當今之盛者也。於是卿雲似蓋。晨映姚鄉。甘露如珠。朝華景寢。芝房感德。咸出銅池。冀莢伺晨。無勞銀箭。重以東漸元菟。西踰白狼。高柳生風。扶桑銜日。莫不編名屬國。歸貢鴻臚。荒服來賓。遐邇同福。其文昭武穆。附葛也。如彼。天平地成。功業也。如此。久應旁求。掌故諮詢。天官斟酌。繁昌經營。高邑宗王。啓霽非勞。陽武之侯。清蹕無虞。何事長安之邸。揚龍旂以饗帝。御鳳辰以承天。歷數在躬。疇與爲讓。某官等至鄴。伏承聖旨。謙沖爲而不幸。或云洛陽未復。函谷無泥。旋駕金陵。方膺天睭。愚謂大庭少昊。非有定居。漢祖殷宗。皆無恆宅。登封岱嶽。且署明堂。巡狩章陵。時行司隸。何必西瞻虎踞。乃建王宮。南望牛頭。方稱天闕。抑又聞之。元珪旣錫。蒼玉無陳。乃械櫜之愆期。非苞茅之不貢。雲和之瑟久廢。甘泉孤竹之管無聞。方澤豈不懼歟。伏願陛下。因百姓之心。拯萬邦之命。豈可逡巡固讓。方示石戶之農。高謝爲君。徒引箕山之客。未知上德之不德。惟見聖人之不仁。率土翹瞻。蒼生何望。昔蘇季張儀。遠鄉負俗。尙復招三方以事趙。請六國以尊秦。况臣等預奉皇華。親承朝命。珪璋特達。通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加牢貶館。隨世汗隆。瞻望鄉關。誠均休戚。但輕生不

蔡伯喈上始加元服與羣臣上壽表

體備

伏惟陛下應天淑靈。丁期中興。誕在幼齡。聖姿碩義。威儀孔備。俯仰龍光。顏如日星。言稽典謨。動蹈規矩。緝熙光明。思齊周成。早智夙就。參美顯宗。令月吉日。始加元服。進御幘結。以章天休。臣妾萬國。遐邇大小。歡喜逸豫。式歌且舞。臣等不勝踊躍。鳧藻謹奉牛一頭。酒九鐘。稽首再拜。上千萬壽。陛下享茲吉福。永守皇極。通遵太和。靖綏六合。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事惟永。詩曰。顯顯昂昂。如珪如璋。令聞不忘。萬壽無疆。

曹子建慶文帝受禪表

陛下以聖德龍飛。順天革命。允答神符。誕作民主。乃祖先后。積德累仁。世濟其美。以暨于先王。勤恤民隱。劬勞戮力。以除其害。經營四方。不遑啓處。是用隆茲福慶。光啓于魏。陛下承統。贊成前緒。克廣德音。綏靜內外。紹先周之舊跡。襲文武之懿德。保大定功。海內爲一。豈不休哉。

鮑明遠征北世子誕育上表

臣等言。臣聞本枝無疆。布諸前典。衆多彌貴。信之華封。故積德則慶深。業昌則祚廣。伏承王子。以中氣正。月鍾靈納和。誕躬紫閣。膺祚朱紱。弧矢夙陳。珪璋攸覲。雲光麗輝。巖澤昭采。嘉祥爰孚。柔顏載晬。凡在氓

隸莫不忭悅。臣霑恩踰物。慶倍自中。不勝殊歡溢喜。謹奉表以聞。

沈休文賀齊明帝登祚章

竊惟皇源浚遠。帝寶連暉。基深慶厚。道貫萬葉。而鬱林凶德早樹。行悖人經。迷聽之所未盡。宗廟之殆如綴。百靈聳動。九服迴遑。結後來之望。思庶民之主。日月以冀。遐邇翹心。伏惟陛下。大聖在躬。君德夙表。龍章日綵。煥若麗天。納麓賓門。道風遐被。睿化神行。無思不治。獄訟允歸。天人戴仰。屈飛龍之眇轡。紆汾陽之遠情。運堯心以臨億兆。敷舜烈以膺寶命。雖中宗之與殷道。宣后之隆漢德。異世同符。千載一揆。刑措之業方遠。隆平之基在焉。率土含欣。懷生戴賴。況臣早蒙覆潤。夙荷恩靈。踊躍外畿。心不勝慶。謹緝民和式流皇澤。塗歌里抃。載懷冕藻。

江文通爲建平王慶明帝疾和表

巧思

臣聞慶動至元。則昌衢敦序。教孚上雲。則紫寓交泰。故祁寒溽暑。無以變其和。沴火凝陰。不能徼其氣。伏惟陛下。至德遐穆。實天縱聖仁。鑄蒼岳。道括寰海。故丹陵之君。敷金泥而謝賢。媿墟之后。容龍圖而慚德。頌聲蔽遠。歌思匝道。而望景暫虧。輪光少暖。玉樞遠和。金輓輟念。百祠未遑。四嶽匪處。吉蠲爲慶。神御方

本當黃文拾。羊梁武曰。具准誦教。欣愉兼薦。臣班或奉慈。實自慶舞。不勝悅豫之情。

村民于萬山中探藥忽聞異響從石上得銅鐘一枚長二尺一寸遠象古鑄近乖今製又州界之內樹生連理二木隔澗藤枝相通越壑跨水合爲一幹方之舊說彌復爲貴宣城所統臨城縣山中獲草一株交柯攢莖紫蓋黃裏貞潤曄曄自然天華採綴歷時質色不變□□□炳據有徵近獲吳興大守臣王奐云十一月二十九日解所統長城縣令臣張攜解稱其月二十五日甘露降縣東界下山之陰又東太守臣臆解所統武進令臣紀法宗云十一月十日解稱其月二十四日甘露降於彭山松樹至九日又降如初臣以祥緯雜沓星燭波連斯乃靈迹深覃睿衷夙感理應寫順祇無涵秘稽往徵古僉欣升泰瑤光日闡玉繩永休謹拜表遣兼長史參軍臣姓名奉銅鐘芝草以聞

江文通爲建平王慶少帝登祚章

祚句是其本色

上書皇帝陛下伏承肇嗣天震雲飛瑤極戎夏歸服民靈以戴臣聞黃旗紆藻瑞益於姬帝紫雲垂蓋勅異於劉后實乃深賜天衷廣映祇迹伏惟陛下蕤英駕聖涵靈縱睿矩心明裁繩道詰時遙裔雜符雜沓河紀是以膺符寶宮輯命珍殿誼洗雲密德徽嬌夏濬發鴻源長禘偉業方絢聲金圖騰華玉歷波滄下氓炎躔上漢臣浚孳締寵誠兼親屏禮升之日守官楚甸不獲勉躬儲外奉顛行間魂泣江郊心絃京國不任悲仰哽噎之情

江文通爲建平王慶王太后正位章

上書王太后殿下伏承以今日淑辰曾光樞景慶芬祗外禮蔚寰中臣聞道懋第昌業廣祉盛藻秩攸臻
憲章斯飾伏惟殿下柔明固天夙資龔懿芬惠翔聲端簡散譽冠采攀姪騰耀徽媿丹陵蘊德元正棲聖
燁燼國牒衍溢民聽涵道席教且詠且治臣忝任蕃園無由隨例闕廷不勝荒情以上安章宅句遂成宮樣未宜循臨

庚子山賀平鄴都表

○盛語璋之量開畿爪之塗勢縱氣傲固是名篇章法兜裏一變齊梁以來疏散之體

臣聞泰山梁甫以來卽有七十二代龍圖龜書之後又已三千餘年雖復制法樹同禮殊樂異至於文雖
武落刻木弦弧席捲天下之心包含八荒之志其揆一矣伏惟陛下握天樞乘地軸駕馭風雲驅馳龍虎
沈雄內斷不勞謀於力牧天策勇決無待問於容成是以威風所振烈火之遇鴻毛旗鼓所臨衝風之捲
秋葉竊聞伊洛戎夷幽并僭僞抱圖載籍已歸丞相之府銜玉繫綬並詣中軍之營百年逋誅遂窮巢窟
三代敵怨俄然掃蕩昔周王鮪水之師尙勞再駕軒轅土谷之戰猶須九伐未有一朝指麾獨決神慮平
定寓內光宅天下二十八宿止餘吳越一星千二百國裁漏麟洲小水若夫咸康之年四方始定建武之
代諸侯並朝不得同年而語矣雖復八聲並唱未足頌其英聲六樂俱陳無以歌其神武坐鈞臺而誓衆
媿啓繼夏禹之功入南郊而問罪姬發成周文之志此無改之道大孝也歟當今鹿臺已散離宮已遣兵
藏武庫馬入華山立明堂之制奏大武之樂盛矣哉上天降休未之有也政須東南一尉立於比景之南
西北一候置於交河之北然後命東后留蒼冥喬壇宛碑銀繩瓊檢告厥成功差無慚德臣忝竊榮幸葢

繪圖籍校醫烟燼樂正無缺章秩宗無廢典豈但商頌十篇得諸太史之室虞書五禮取於恭王之宮恭惟皇帝以下武嗣興中陽繼業運日月之明動淵泉之慮律歷著微無煩於太史陰陽晷度躬定於天官故得參考八音研精六代封晉魏爲二王序殷周爲三恪雖復朱于玉戚尙識典型素韞繡裳猶因雄據未若山雲特起八卦成形鳳皇于飛九州觀德改金奏於八列合天元於六舞聲合擊石更入登歌調起初鍾還參玉管足以感天地而通神明康帝德而光元象昔者齋居元扈爲曲在於雲門師渡孟津習舞歸於山立遂乃包括三名克諧一代作者之謂聖大之所啓乎豈惟路鼓靈鼗空桑孤竹廣矣大矣輪焉奐焉是知零陵孝廉空傳玉管始平太守虛稱銅尺臣等並預鈞天同觀張樂軒墀宏敞欄檻眺聽崇牙業業猛虜越翠羽揚旌靈囿樹鼓杳冥雲蕩薄丘陵醴泉與甘露同飛赤雁與斑麟俱下聘魯請觀理當見其盛德適齊忘味定是知其盡美昔淵魚聽曲尙得聳鱗攬馬聞絃猶能仰秣臣等誠愧知音敢忘悅豫若使詳其音律是所邈然但能記其鏗鏘於斯爲幸不勝慶悅之誠謹詣朝堂奉表以聞

庚子山爲齊王進赤雀表

運用故實尙見古法

臣聞南陽雉飛尙論秦霸建章鷓下猶明漢德當今天不愛寶地必呈祥自應長樂觀符文昌啓瑞伏惟皇帝欽明文思惟以勛勞成務麻象日月允釐百工海水無波天星不動去四月十三日秦州清水郡伯陽縣文谷林在家獲一赤雀光同朱鳳色類丹鳥降火飛精似入公車之府流金成製若上凌雲之臺謹

案赤雀銜書止于鄠戶周之受命興乎此祥卽事所觀同符合契實可圖形瑞譜書頌儒林事足成臺名堪紀號豈直雲中太守見赤心之奉主蓬萊童子知白環之報恩臣等預觀休徵情迫恆慶不任臆蕩之至

庾子山爲晉陽公進玉律秤尺斗升表

○製用已語古人不避何嘗不倣色搆稱而唐人學之便傷唐項

臣聞三才旣立君臣之道已陳六位時成禮樂之功斯正故以叶和日月測度陰陽悅豫兆人儀形萬國者也伏惟皇帝應籙馭天披圖受命據太陽而縣象履天昌而建極白環表讓德之符元珪告成功之瑞太階旣平升中可習必當水建千年山稱萬歲伏見勅旨刊正音律平章曆象奏黃鍾而歌大呂變孤竹而舞雲門莫不遠取疏通聲從安樂四分旣明三微且定是以聞鍾于洛浦卽辨聲乖聽鐸于邯鄲先知響韻二分二至行于司曆之官九變九成被于中和之職足以動天地感鬼神被風俗平寒暑豈直吟嘯谿谷回翔鸞鳳而已哉是知零陵廟前徒尋舜管始平城下空論周尺臣聞上制其禮下習其儀君定其法臣行其事謹造玉律一具并玉秤尺斗升合等始得成功至于分粟桑黍量絲數籥實以仰稟聖規參詳神思所冀節移陰筦無勞河內之灰氣動陽鍾不待金門之竹而琬琰事輕般倕慮淺不足展手成均

增輝度量謹資器奉表以聞

製用已語古

元乃顯神物荐委。劑甘瀉潤。玉散珠連。昔魏明僊。掌竟無靈液。漢武金盤。空望雲表。豈若神漿。可挹流味。九戶之前。天酒自零。凝照三階之下。斯實曠代祥符。前王罕遇。休矣美矣。皇哉唐哉。臣等並微昌運。俱沐元造。驟聞秘社。兩視冥貺。振鱗撫翼。空馳魚鳥之心。瘞玉編金。方待云亭之后。



陳忠薦周興疏似未

臣伏惟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宏雅辭必溫麗垂於後世列於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臣竊見光祿郎周興孝友之行著於閨門清厲之志聞於州里蘊賈古今博物多聞三墳之篇五典之策無所不覽屬文著辭有可觀探尙書出納帝命爲王喉舌臣等旣愚闇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爲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己自由辭多鄙固興抱奇懷能隨輩棲遲誠可歎惜

孔文舉薦謝該上書○

博太 東京之字文 舉神駿 下視羣鷲

臣聞高祖創業韓彭諸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屢運三年乃謙今尙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電驚羣凶破殄始有囊弓臥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章博通羣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牟集陳庭黃能入寢亥有二首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夏侯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間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寒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沈淪荆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後日當更饋樂以釣由余尅像以求傳說豈不煩哉臣愚

以爲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

孔文舉薦禰衡表○深美因約 詠體 奇雋絕後空前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將宏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睿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惟岳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觀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宏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讐任挫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驚鳥累百不如一鷄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聘辭溢氣盆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代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爲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伎者之所貪飛兔驪曼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効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必無可觀采臣等受而欺之罪

秦子敕奏記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定祖編定之氣

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黃髮而易稱顏回固將選士用能不拘長

萬仞之崇樂。樂而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慎也。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隨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餘情區區。貪陳所見。

陸士衡與趙王倫薦戴淵啓

奇思壯采

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戴淵。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誠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也。若得寄跡康衢。必能結軌曠驟。耀質廊廟。必能垂光瑜璠。夫枯岸之民。果於輪珠。潤山之客。烈於貢玉。蓋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

陸士龍薦張瞻書

蓋聞在昔聖王。承天御世。殷薦明德。思和人神。莫不崇典。讓以教思。典禮樂以陶遠。是以帝堯昭煥。而道協人天。西伯質文。而周隆二代。大晉皇帝。崇配天地。區夏既混。禮樂將庸。君侯應歷運之會。贊天人之期。博延俊茂。熙隆載典。伏見衛將軍舍人同郡張瞻。茂德粹器。思深通初。慕聖門。棲心重仞。啓塗及階。遂升樞輿。抽靈匱於秘宮。披金滕於元夏。思樂百氏。博探其珍。辭邁翰林。言敷其藻。探微集逸。思心洞神。論道屬書。篇章光觀。含奇宰府。婆娑公門。棲靜隱寶。淪虛藏器。襲裳襲錦。緇衣被玉。曾泉改路。懸車將邁。考槃下位。歲聿屢遷。搢紳之士。具懷愴恨。方今太清闢宇。四門啓籥。元綱括地。天網廣羅。慶雲興以招龍。和風起而儀鳳。誠巖穴耀穎之秋。河津託乘之日也。而瞻沈淪下位。羣望悼心。若得端委大學。錯綜先典。垂

纓玉階論道紫官誠帝室之瑰寶清廟之偉器廣樂九奏必登昊天之庭詔夏六變必饗上帝之祀矣遺

桓元子薦譙元彥表

○絕唱 茂密神秀 文家上調

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元邁之風亦有秉心矯跡以敦在三之節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薦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邱墟三方圯裂免置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廉武羅於羿浞之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於時皇極遘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奸威相逼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跡不面僞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於秀殆無以過於今西土以爲美談夫旌德禮賢化導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喆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遞之敝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

纓儒官亦王猷遐緝。咸文不知失在降賢。言偃得人。功由升士。願照其丹款。不以人廢言。

陸休徵薦朱萬嗣表詩

臣聞陵雪褒頤。貞柯必振。尊風賞流。清源斯挹。是以衣囊揮譽於西京。折轅延高於東帝。伏見廣州別駕從事史朱萬嗣。年五十三。字少豫。理業冲夷。秉操純白。行稱私庭。能著官政。雖氏非世祿。官無通資。而隨牒南服。位極僚首。九總州綱。三端府職。頻掌蕃機。屢續符守。年暨知命。廉尚愈高。冰心與貪流爭激。霜情與晚節彌茂。歷宰金山。家無寶鏤之飾。連組珠海。室靡璫珥之珍。矻然守志。不求聞達。實足以澄革汚吏。洗鏡貪氓。臣謬忝司牧。任專萬里。雖情祇愼。擢才闕豪露。敢罄恐陋。舉其所知。如得提名禮闈。抗迹朝省。搏嶺表之清風。負冰宇之潔望。則恩融一臣。而施光萬物。敢緣天澤行雲。時德雨施。每甄外州。榮加遠國。是以獻其謦言。希垂聽覽。

任彥昇爲蕭揚州作薦士表○大臣之言。捉刀者。真英雄也。

臣某言。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類導川。伏惟陛下。道隱旒纁。信充符璽。六飛同塵。五讓高世。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物色。闕下委裘。河上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五聲倦響。九工是詢。寢議廟堂。借聽輿阜。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遠。微倖路絕。勢門上品。猶常格以清談。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竊見秘書丞琅琊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

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故以輝映先達。領袖後進。居無塵雜。家有素書。辭賦清新。屬言元遠。室邇人曠。物疎道清。養素邱園。台階虛位。庠序公朝。萬夫傾望。豈徒苟令可想。李公不忘而已哉。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字僧孺。年三十五。理尚棲約。旣筆耕爲養。亦傭書成學。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豈直鼯鼠有必對之辨。竹書無落簡之謬。踈坐鎮雅俗。宏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並東序之祕寶。瑚璉之茂器。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云云。

鄒陽獄中上書自明○○○

辭重語復，煩冤暗暗，幾無繼述。晚周先秦之文，絕似離騷。鄒枚皆出于戰國，而鄒以婉枚以壯，先秦之文，原有此二種。

迫切之情，出以微婉，嗚咽之響，流爲激亮。此言情之善者也。蔡澤春申，去人不遠。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昂，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使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其患。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鳴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于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驥。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贖腳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脇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

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移，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辨，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爲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而不悅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而彊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

尙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擊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廕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阜。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污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污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斷處仍連。正言若謔。文章至此。乃極危苦之能。然亦可矜。

中山靖王聞樂對○○賴宗以

臣聞悲者不可爲彘歎。思者不可爲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爲之低回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衆煦漂山。聚蠱成蠹。朋黨執虎。十夫撓椎。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鷲逢羅。潛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蠶寘宵見。然雲烝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抃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讒言之徒。遂生道遠路遠。曾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鷃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莖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擗。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

如疾首臣之謂也。

曹子建求自試表○

憂危憤懣噴薄而成言在於此意在於彼。哇噓井然旋導。旋頓由于筆妙。宗臣徘徊至性語而有充耳之歎時勢阻之。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于榮親事君貴于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爽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于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是以上慙元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遠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啓誠有愿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良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御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于輕繳淵魚未懸于釣餌者恐釣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于君父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士豈惡生而尙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

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蹈險騎舟奮躍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不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于事死無損于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于白首此徒圜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覘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于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四望玉門北出元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于明時立功于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于景鐘名稱垂于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驎長鳴伯樂照其能盧狗悲號則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悒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晉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于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

露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必知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

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句有可刪。字不可減。

曹子建求通親親表。○師法。子政。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天德於萬物。可謂宏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臣百僚。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修人事。敍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間。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遠。甚於路人。隔閼之異。殊以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退省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被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

匪他之誠。思伏才友之新。情參事同。和之其。有。四。管。之。會。城。然。烈。風。力。在。呼。傳。聲。戶。對。門。之。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捐。心。臨。觸。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宜。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悽。悽。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其言殊慰而奸徐卓舉則文章之能事所不逮子政者模至之氣耳

曹子建陳審舉表

○明目張膽噴薄而出

若斷若續似無倫次而意理自密哀憤塞胸有不暇擇言者矣其沈痛殆不減子政

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矣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爲媵臣至賤也呂尙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湯武周文誠道合志同元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

周二王是矣。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爲陛下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疆場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衆，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冀聞康哉之歌，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殲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於淮泗，麴黹譟於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搯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駢驥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變駕暴露於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語曰：「患爲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爲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爲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於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關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

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之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攝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辜蓋。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不誦太盡

曹子建上責躬詩表

○魏

臣植言。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網不可重羅。聖恩難以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適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弃生。則遠古賢夕改之勸。忍活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別荆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鳩鳩之仁也。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于恩澤。而不敢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黃者。永無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庭。踴躍之懷。瞻望反側。不勝犬馬戀主之情。謹拜表并獻詩二首。詞旨淺末。不足採覽。貴

露下情。冒言以聞。

羊叔子讓開府表 ○ ○款款
誠言

臣祐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常以智力不可強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爲憂。臣聞古人言。德未爲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勤。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願復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卽復若此。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輕小。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于版築之下。有隱才于屠釣之間。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臣所見雖狹。據光祿大夫李熹。秉節高亮。正身在朝。光祿大夫魯芝。絜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允。蒞政宏簡。在公正色。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雖歷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不爾留連。

化前太守臣達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微賤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于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儻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陸士衡謝平原內史表

○駢族局齊已無生之氣矣客子畏人惟憂用老當牢尸之餘生言言酸惻正不必推波助瀾已覺情辭激注

陪臣陸機言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遺兼丞張含齋板詔書印綬假臣爲平原內史拜受祇竦不知所裁臣機頓首死罪死罪臣本吳人出身敵國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邱園耿介之秀皇澤廣被惠濟無遠擢自羣萃累蒙榮進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宦成兩宮服冕乘軒仰齒貴游振景拔迹顧邁同列施重山岳義足灰沒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盪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而橫爲故齊王罔所見

枉陷誣臣與衆入共作禪文。幽執囹圄。當爲誅始。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中書侍郎馮熊。尙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陰蒙避迺。崎嶇自列。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較。而一朝翻然。更以爲罪。叢爾之生。尙不足委區區。本懷實有可悲。畏逼天威。卽罪惟謹。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莫大之靈。日經聖聽。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唯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迴霜收電。使不隕越。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戶。懷金拖紫。退就散輩。感恩惟咎。五情震悼。跼地躄天。若無所容。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丹書。得夷平民。則塵洗天波。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尙未至是。猥辱大命。顯授符虎。使春枯之條。更與秋闌垂芳。陸沈之羽。復與翔鴻撫翼。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張敞亡命。坐致朱軒。方臣所荷。未足爲泰。豈臣蒙垢含吝。所宜忝竊。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慙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一意盤互。不待數漢。晉宋同文字。與東漢祇隔一塵。

庾元規讓中書令表

○文心激揚。往而不留。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客逃難。求食而已。不悟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既眷同國士。又申以婚姻。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

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于朝，無援于時，根植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于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爲之弊。其故何耶？直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于國。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于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闕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爲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朝士百僚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夫富貴榮祿，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遠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遠上，自貽患責哉？仰覽殷鑒，量已知弊，身不足惜，爲國取悔，是以控控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厝。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遠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與時論相逆，一往忿憤之言，彈劾而誘意生，由于

對衆辭寵而寵愈固，意在激上，元規壓固，汙人。

○恍惚之言，乃似出以

○恍惚不可謂非奇作。

○恍惚不可謂非奇作。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颺拂野，林無靜柯。何者？勢弱則受制于巨力，質微則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

而言于臣實非所敢喻。昔桓元之世，誠復驅迫者衆。至于愚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亡身殉國。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遂乃晏安昏寵，叨昧僞封。錫文簪事，曾無獨固。名義以之具淪，情節自茲兼撓。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裕，匡復社稷。大宏善貸，佇一戮于微命。申三驅于大信，既惠之以首領。復引之以繫維。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唯力是視。是以僂僂從事，自同全人。今宸極反正，惟新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舊。臣亦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乞解所職，待罪私門。遠謝闕庭，乃心愧戀。謹拜表以聞。

鮑明遠侍郎報滿辭閣疏 ○琢句，句奇情短，徒以琢瑯。爲長數奏之體，至此漸非。

臣言臣所居職限滿，今便收迹。金闈雲路，從茲自遠。鮪經沈藏，方絕光景。祇戀遲迴，結涕濡泗。臣聞机窮賤，情嗜躊昧。身弱涓斲，地幽井谷。本應守業，聖矜剝芻。牧雞園豕，以給征賦。而幼性猖狂，因頑慕勇。釋擔受書，廢耕學文。畫虎既敗，學步無成。反拙歸跂，還陋燕雀。日晏途遠，塊然自喪。加以無良，根孤伎薄。既同馮衍，負困之累。復抱相如，消渴之疾。志逐運離，事與衰合。束馬埋輪，絕游息世。宿福餘慶，爰造聖明。煦蒸霜霰，萃甲雲露。得從下走，叨迹人行。操勒負羈，班榮屈隸。矜愚訓短，哀有弗及。奉此而歸，足以沒齒。雖靡肌髮，無報天德。更冀營魂，還能結草。不勝感戀之情，謹詣闕拜疏奉辭以聞。

王仲寶請解僕射表 ○無一直筆，偏宕之氣，風曲之辭，熱中灼手，不自覺。

任要風節所先。王石朱素由期而定。臣亦不詳文案之間。都無微解。至于品裁。感否。特所未聞。雖存自疑。識不副意。兼竊兩任。彼此俱瘞。專情本官。庶幾髮髯。且前代掌選。未必俱在。代來何爲。于今非臣不可。傾心奉國。匪復退讓之與。預同休戚。寧俟位任爲親。陛下若不以此理賜期。豈仰望于殊眷。類冒嚴威。分甘尤戾。

王元長求自試表

○遺辭體勢不備爲徐廣前導且已爲王盛開山

臣聞春庚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禁。臨年共悅。夫唯動植。且或有心。況在生靈。而能無感。臣自奉望宮闕。沐浴私恩。拔迹庸虛。參名盛列。纓劍紫複。趨步丹墀。歲時歸來。誇榮邑里。然無愆而官。昔賢曾議。不任而祿。有識必譏。臣所用慷慨憤懣。不遑自憂。誠以深恩鮮報。聖主難逢。蒲柳先秋。光陰不待。貪及明時。展悉愚効。以酬陛下不世之仁。若微誠獲信。短才見序。文武吏法。唯所施用。夫君道含宏。臣術無隱。翁歸乃居中。自見充國曰。莫若老臣。竊景前修。敢蹈輕節。以冒不媒之鄙。式罄奉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不參二八。管夷吾恥之。臣亦恥之。願陛下裁覽。

謝元暉拜中軍記室辭隋王陵

○思巧

故史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卽日被尙書召。以朓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驚塞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皋壤搖落。對之惆悵。歧路西東。或以歎嗚。況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翻似秋蒂。朓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采一介。抽揚小善。故舍耒耨。圖奉筆兔園。

東亂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讜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暎陽。未測涯淡。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海。方春旅翻。先謝清切。藩房寂寥。舊幕輕舟。反溯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歸惶於春渚。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不任犬馬之誠。情辭相副。感覺宛轉。

憐憫忘其寒乞。所謂妙于語言。

任彥昇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刺擊奮發。氣盛言宜。

臣鸞言。被臺司召。以臣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武皇大漸。實奉話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恐夫一至。偏識量已。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遂荷顯託。導揚末命。雖嗣君乘常。獲罪宜德。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讖。四海之議。於何逃責。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容復徽榮於家。恥晏安於國危。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尚書是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且虛飾寵章。委成禦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贖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爲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殞越爲期。不敢聞命。亦願曲留降鑒。

之愷

任彥昇爲范尙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朝爲失友暮爲君臣特盛之言不無朋體去歲以下不足爲典要

臣雲言被尙書召以臣爲散騎常侍吏部尙書封霽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顏無措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素門凡流輪翮無取進謝中庸退慙狂狷固嘗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篆刻爲文而三冬靡就負書燕魏空殫菽粟臨臈齊楚徒知貧賤旣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嗤持斧作牧以薏苡興謗赭衣爲虜見獄吏之尊除名爲民知井臼之逸百年上壽旣曰徒然如其誠說亦以過半亂離斯瘼欲以安歸閉門荒郊再離寒暑兼以東臬數畝控帶朝夕關外一區悵望鍾阜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祿微賜金而歡同娛老折芟燔枯此焉自足陛下應期萬世接統千祀三千景附八百不謀臣疊等離心功慙同德泥首在顏輿棺未毀緇搆草昧敢叨天功獄訟謳歌示同民志而降器大名一朝總集願已反躬何以臻此政當以接閉白水列宅舊豐忘捨講之尤存諸公之費俯拾青紫豈待明經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遠惟則哲在帝猶難漢魏以降遠識繼軌雅俗所歸唯稱許郭拔十得五尙曰比肩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幼天機暫發顯無足算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以臣況之一何遼落齊李凌遲官方淆亂鴻都不網西園成市金章有盈筭之談華貂深不足之嘆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己南面責成斯在豈有妄加寵私以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或策定禁中或功

成野戰。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或四姓侍祀。已無足紀。五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所附。唯在恩澤。既義異疇。庸實榮乖。儒者雖小人。貪幸豈獨無心。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門無富貴。易農而仕。乃祖元平。道風秀世。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位裁元凱。任止牧伯。高祖少連。夙秉高尚。所富者義。所乏者時。薄宦東朝。謝病下邑。先志不忘。愚臣是庶。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冢司。雖千秋之一日。九遷苟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為速達。臣雖無識。唯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為國為身。知其不可。不敢妄冒。陛下不棄菅蒯。愛同絲麻。儻平生之言。猶在聰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矜臣所乞。特迺寵命。則森章載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容詣省。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一意之運必綴以藻辭駢體與古文不能不分矣

任彥昇為褚諮議蔡讓代兄襲封表

○波折可法

臣蔡言。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實所請。以臣襲封南康郡公。臣門籍勳蔭。光錫土宇。臣實世載承家。允膺長德。而深鑒止足。脫屣千乘。遂乃遠謬推恩。近萃庸薄。能以國讓宏義。有歸匹夫。難奪守以勿貳。昔武始迫家臣之策。陵陽感鮑生之言。張以誠請。丁為理屈。且先臣以大宗絕緒。命臣出纂傍統。稟承在昔。理絕終天。永惟情事。觸目崩隕。若使賁高延陵之風。忘子臧之節。是廢德舉。豈曰能賢。陛下察其丹款。特賜停絕。不然。投身草澤。苟遂愚誠。爾不任丹懼之至。謹詣闕拜表以聞。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

○無意摹擬而神理自合寫仿司馬子長處則顯從存焉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

詩書以懲惡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塵，側身屏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墜昭憲，身限幽圜，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以血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臥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譏磨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錯口吞舌，伏七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游維，榮光塞河，西泊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昭景飲醴，而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邱之魂，不愧於沈首，鴻亭之鬼，無恨於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開闕頓宕
氣體峭異

江文通爲蕭太傅謝追贈父祖表

臣公言即日兼謁者僕射姓名奉宜詔書贈臣亡祖某太常卿亡父某爲散騎常侍特進左光祿大夫寵
輝泉局恩凝松石奉渥銘心祇光慟慮臣行阻祇元躬早茶棘如創之痛及日不追終身之恤霜露彌感
雖慙曾與喬木之敬實抱仲路華轂之哀自謬籍珪金容貽組紱爵侈于公祿盈于私何嘗不靜歎其結
默慕交深不悟容孝動天昭性曠古惠被遠紀澤演慶世丹情靡諒峻册愈凝大榮集身尙驚異施況寵
洽山柏特振殊造銷骨瀝命猶不勝謝不任饒泗荷珮之誠

江鮑之流求工于句
然疏古之氣尚在

江文通爲蕭公謝開府辟召表○

臣公言近被詔旨賜令臣府自辟僚賢竊聞治以才爲寶教以人爲貴激風揚旌實資山東之英凝華重
馥良在關西之彥近以闡耀世經發麗朝序而州策郡聘茲禮尙墮台召鉉辟斯文亟暖豈非盛美難嗣
故曠寂先芬者哉臣謬贊國機職宜冰鑒未能澄形炤蕙薦品任官旣乖覆業彌感深寄仰屬皇心遙覃
察政洞俗宏此懿典崇臣遠寵輒仰睿恩謹宜巖壑庶幽居之士蘿薜可卷奇武異文無絕於古

涉水貫
河以清

功

江文通爲蕭公三讓揚州表○

諸篇語皆飾讓故有貌而無神其雕藻異綵固自文通獨擅

亞某言亞再辭非謙重襄蕭飾實以爵高中世歷古所難龍冠上台系代惟易羊圖莽叢如鏡如水愈益

當有道焉。量能而受賞，撰智而錫位。深乃裂組，遠故分珪。前人以為稱首，昔賢以為美詠。自非上德橫乎天地，高績格於區宇，烈譽散於一時，茂名鬱乎當世者，豈有降今日而莫先哉？臣爰蒙殊寄，六稔遂交。及荷摠任，二耀忽周。未能塞謗生民，獲免僮訟何盛動之足題。詎深烈之可銘乎？而因委忝濫，踰溢倫等。朱軒躍馬，光出電入。貂冠紫綬，寵竊霞炤。闕宗奉國，猶非報殉。方將身侍鑾華，雪齊魯之侵地。手執羈勒，驚燕趙之遠郊。然後追迹范張，濯纓汾射。臣之志也。華爵盛典，非所敢寧。伏炤古巡，將流聖察。無使匹槩血誠，不諒於瑤辰。宏芬英猷，遂蕪於里聽。豈伊庸臣，獨蒙其庇。亦曰海隅，咸被其利。當賞其浮起有校勿徒以調置相焯

江文通爲蕭驃騎讓太尉增封第二表○

臣某言。以鉉司崇貴，袞位淵嚴。非德非功，無忝無盜。故誓魂肆請，舒衷仰謁。不能曲流慈炤，遂乃徒治恩獎。周覽未交，靈爽以懼。臣歷古沿途，循遠訪繪。未嘗不麗遺袞台，妙簡槐采者也。魯鄭之賢，咸曹蕭之勳。彥吳鄧之盛，功王鍾之素業。孔明之居蜀，茂宏之在晉。僉曰：伊人是以處無懦色。臣官逢昌世，運漸時明。頻煩紫幄，綢繆璿命。身薄施厚，感厲愈深。遂負機繩之託，猥集衡梁之任。風軌不樹，徽猷罕宜。無以式翦寇兆，載弭姦萌。致虹沴阻於上京，蜺妖扇於下國。實賴藩伯鞠旅，侯甸入守。搃搶旬始，烟祛霧卷。故皇道威稜之由，神緯昭昌之効。臣豈有探覈察幽之智，攻城野戰之力哉？今迹無小功，事貽大賞。愧寤終朝，慙夢流夜。咨此庸弱，何以任忝。伏惟淮泗猶梗，趙魏未賓。中原久蕪，神州方翳。思樂盛猷，願厲聲頌。將陪雲

驍以北狩。扈朝服以濟師。乃爲少雪庸誠。微謝天眷耳。寧容遽竊茂爵。輕頌鴻名者乎。伏願聖渥遐覃。賜以矜宥。審焉垂仁。穆然惠德。血祈旦亮。懷志夕滿。雖蹈班戾。猶深抃躍。頓導處與前篇類同心異

江文通爲蕭公讓九錫第二表○

臣某言。臣近厲心罄辭。寫情畢議。眇望神藻。鑒見丹襟。而帝關以秘。綸誥方明。中外卷容。左右軫慮。臣以爲麗天乘經。君上之森憲。儀地執緯。臣下之恆軌。故皇極載凝。庶士交慎。昔者重黎効官。裁居炎冥之職。羲叔能任。方掌日月之序。至乎御龍勸夏。未聞冠俗之爵。大彭翼商。豈見超世之典。以古先哲后。如茲之慎賞也。臣乃謬貽國寄。志在靖難。若夫野戰虹蜺。伏順者易爲威。城攻鯨虺。奉國者理必全。雲氣薄蝕。下民咸貴。更明特險。與馬舟中。皆可異議。故昌邑有歸邸。吳楚無旋師。斯激芬揚。蕤物同其幸。焚惡去醜。世共其庇。實爲仰憑俯順之効。臣亦何力之有焉。竊謂祿爲十郡。必俟禹迹之勤。錫以九命。須周公之美。況呂梁不鑿。而器重元珪。越裳未獻。而賦擬千乘。京闕識其崇貴。畿服知其忝冒。鏡前修而慙形。觀往德而聳慮。畏崖之請。取譬深水。審量之祈。呈炤燉景。伏願陛下。遠牽雄範。近覽英規。憑靈停詔。臨風輟恩。豈伊愚臣。方被昌化。具目遺氓。咸蒙其賴。題道處皆有氣

袁千里謝武帝啓○

恩降絕望之辰。慶集寒心之日。焰灰非喻。黃枯未擬。摳衣聚足。顛狽不勝。臣遍歷三墳。備詳六典。巡校賞

毛之轉忘。德之重但三與陸。藩王流矣。通厚起田儉之憂。每惟服通之神。空慕君魚保境。遂失師涓抱器。後至者斬。臣甘斯戮。明刑殉衆。誰曰不然。幸約法之宏。承解網之宥。猶當降等。薪粢遂乃。頓釋鉗赭。斂骨吹魂。還編黔庶。濯疵蕩穢。入楚遊陳。天波既洗。雲油遽沐。古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臣之所荷。曠古不書。臣之死所。未知何地。激越之響。下開宋四六。安石子瞻一。流壤綴太實。鈍而濁弊。不可爲法。

陶宏景解官表○

臣聞堯風冲天。顓陽振飲河之談。漢德括地。商陰峻餐芝之氣。臣棲遲早日。簪帶久年。仕豈留榮。學非待祿。恆思懸纓象闕。孤耕壟下。席月澗門。橫琴雲際。始奉中恩。得遂邱壑。今便滅影桂庭。神交松友。一出東關。故鄉就望。瞻言興念。臨波瀉淚。臣舟楫已遠。無緣躬詣。不任攀戀之誠。謹奉表以聞。殊有靈秀之致。然無學道之氣。

王僧孺奉府牋○脫顓而出。漸開。唐人平實之派。

下官不能避溺山隅。而正冠李下。既貽疵辱。方致微繩。解籙取簪。且歸初服。竊以董生偉器。止相驕王。賈子上才。爰傳卑土。下官生年有值。謬仰清塵。假翼西雍。竊步東閣。多慚絃服。取亂長裾。高榻相望。直居坐右。長階如畫。獨坐僚端。借其從容之詞。假以寬和之色。恩禮遠過。申白榮望。多廁應徐。厚德難逢。小人易說。方謂雞腸。隕首不足以報一言。露膽披誠。何能以酬。屢願寧能。屠羅裁舉。微禽先落。圓闔始吹。細草仍墜。一辭九畹。方去五雲。縱天網是漏。聖恩可恃。亦復執寄心骸。何施眉目。方當橫潭亂海。就魚鼈而爲羣。

披榛捫樹從虺蛇而相伍。豈復仰聽金聲。式瞻玉色。顧步高軒。悲如霞委。踟躕下席。淚若縷麻。

王僧孺爲韋雍州致仕表

○與飾說者不同殊有真氣但未盡美

一旦攀附。遂無涯限。排雲矯漢。飛捧待翼。陸離蟬組。照灼旛旗。受服推轂。執珪奉酎。變狹室於高門。改小冠於侯服。況復還周紐。其六印歸齊。列其五鼎。常權輪輕載。基薄墉高。器覆危傾。人指鬼瞰。老與年并。疾隨衰及。途遙齒截。漏迫鐘鳴。高春之景一斜。不周之風忽至。蘭螽夕陰。倏駛無幾。權薜朝采。飄零已及。仰朱闕而掩涕。俯濼谷而自悲。豈復式瞻拱默。仰接鐘鼓。儻帷蓋未親。東岳稍駐。擊壤鼓腹。其賜猶多。

沈初明爲陳太傅讓表

○

奏六代之舞。不能祚天。具百神之歌。無以動聖。延首當關。轉增危慄。百川沸騰。王室如燬。釋位同謀。諸侯總至。盟誓會府。餘臣一人。若使幅巾衡巷。口絕平吳。朝遊赤松。暮過濟北。出就侯服。入觀龍章。則四野有壘。誰守社稷。如其雄戟在前。強弩自衛。負孺子之圖。飾綠鵠之鼎。軍威重于護將。國禮貴于寒門。則臣道尙卑。孰云非偏。臣所以出謝公卿。入訓妻子。拜長陵之園。謁太祖之廟。不以九族遠恩義。不以百姓負國。

家所期。陛下與北極同壽。朝廷與南山同固。快馬入陣。故是霸才。

庾子山爲閩將軍乞致仕表

○沈著之言。開府儒操文選。三十卷。儼絕之體。盡矣。

方鼎峙。陛下勞心之日。羣公展効之秋。而臣甲子既多。老年又及。無參賓客之事。謬達諸侯之班。尸祿素餐。久紊彝典。負乘致寇。徒煩有司。加以寒暑乖違。節宣失序。風水交侵。菁華已竭。雖復康頤強飯。馬援據鞍。求欲報恩。何能爲役。榮啓期之樂。適足自怡。燭之武之言。無能爲也。特乞解所居官。言從初服。事符骸骨之請。非謀几杖之賜。若臣北陵移病。東臯歸老。山河茅社。一反司動。公侯圭璧。還封典瑞。則朝無冒位之人。臣免妨賢之責。虞氏養老。敢希東序之榮。周朝如荼。豈望西郊之禮。但瞻仰天威。方遠咫尺。徘徊城闕。私增悽戀。不任知止之情。

江總持爲陳六宮謝章○

恭膺禮命。愧集丹縷之顏。拜奉曲私。愁縈翟羽之色。魯宮夜火。伯媛匪驚。楚榭奔濤。貞姜何懼。豈期日月騰影。風雲瀉潤。遂復位崇九御。聲高六列。象服增華。丹戟耀采。何以弼佐王風。克柔陰化。兢兢竝集。追想流荇之詩。荷遽相并。遂失鳴環之節。健殊

江總持爲陳六宮謝表○

鶴籥晨啓。雀斂曉映。恭承盛典。肅荷徽章。步動雲桂。香飄霧縠。媿纏豔粉。無情拂鏡。愁縈巧黛。息意臨臆。妾聞漢水贈珠。人間絕世。洛川拾翠。仙處無雙。或有風流行雨。窈窕初日。聲高一笑。價起兩環。乃可桂殿迎春。蘭房侍寵。借班姬之扇。未掩驚羞。假蔡琰之文。寧披棟戴。工詔之中。尙有拙致。

【檄移類】

司馬長卿喻巴蜀檄○○○諱

教令所頒亦謂之檄非止用之軍旅也其體與移文相類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卽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誦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書東指闕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廟南夷之君西楚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雖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爲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遣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諡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特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

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知陛下之意。惟無忽也。意深重而

語微婉。骨幹大而脈理甚細。四京之文。去六藝未遠。

陳孔璋爲袁紹檄豫州○甚有仗義執言之風。細勢方盛。故無茶辭。取靈自露矣。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

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

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汙辱至今。永爲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

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與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

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竝作妖孽。

饜發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播養。因賊假位。與金瑩穀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餐閣遺醜。本

無懿德。獯豸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續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

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路合謀。授以裨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憑兇短略。輕進易退。傷

夷折軔。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獎賊威柄。冀獲秦師。

後會鸞駕反旆。羣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助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僚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睡眊。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邱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墜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汗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晉織充蹊。坑竄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爲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諸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爲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強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爲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於是操師震懼。晨夜遁遁。屯據敖倉。阻河爲固。欲以螭螳之斧。禦隆車之隱。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聘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深。大

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震虎步。竝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燭飛蓬。覆滄海以沃燼炭。有何不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痍。人爲讎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網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強寇弱主。遠衆旅叛。舉以喪名。爲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卽日幽并青冀四州。竝進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竝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十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逼之難。如律令。蓋孫軒軒因是奇作。

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

韓飾語多。遂爾囁嚅。文不可不先實也。反正開闔。謀篇甚善。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曠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夫見幾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漸漬荒沈。往而不反。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

亂自以兵彊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漢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已陷其胸。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間豪傑縱橫。熊據虎踞。彊如二袁。勇如呂布。跨州連郡。有威有名者。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鶴視狼顧。爭爲梟雄者。不可勝數。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子遺。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爲叛亂。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伏尸千萬。流血漂櫓。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遂馬超。逋逸迸脫。走還涼州。復欲嗚吠。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爲唇齒。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偏師涉隴。則建約梟夷。旂首萬里。軍入散關。則羣氏率服。王侯臺帥。奔走在前。驅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逋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巴夷王樸。胡寶。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四海。兵不鈍鋒。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護。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胡護子弟。部曲將校。爲列侯將軍。以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而建約之屬。皆爲鯨鯢。超之妻奴。焚首金城。父母嬰孩。覆尸許市。非國家鍾禍於彼。降福於此也。順逆之分。不得不然。夫鷲鳥之擊。先高擢鷲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今者枳棘翦扞。

戎夏以清。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廚。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溫中羌。樊靈。番。席。卷。自壽春而南。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氏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搃據庸蜀。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萬里尅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爲人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故每破滅。彊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衆出降。還討眭固。薛洪。穆尙。開城就化。官渡之役。則張郃高奐。舉事立功。後討袁尙。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爲內應。審配兄子。開門入兵。旣誅袁譚。則幽州太守魚鱗。攻逐袁熙。舉縣來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敵奉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審邪正之律。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邱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爲仇虜。夕爲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爲福者也。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爛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靈。難以冀矣。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也。而權殺之。賊義殘仁。莫斯爲甚。乃神靈之逋罪。下民所同讎。辜讎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爲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何者。

沒林莽言不可爲。惟然開魏周榮虞仲辨各籍堂楹能負析薪及吳諸廟陞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及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而並見驅迕雨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爵羅賢聖之德也。鸚鵡之鳥巢於葦苕。苕析子破下愚之惑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宏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竿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蹠。螻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其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闢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忽朝陽之安。甘折苕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篇末如其未能一折正其命意所在

鍾士季檄蜀文

○不事恢張亦不加詆毀。搏挽一氣無不盡之辭。

檄豫州最壯駭而詞慙以支。檄吳曜緩如不欲戰。皆中有戒心也。魏蜀強弱形見。故言之磊落。獨得文體。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阼。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顯懷遺志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

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爲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隄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紂發廩。表閔之義。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庶宏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新野。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與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卽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併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君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晏安鳩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宏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爲上司。寵職殊異。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隸賊。還爲戎首。咨困偪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壹等窮蹙歸命。猶加上寵。況巴蜀賢智。見幾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遽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農不易畝。市不迴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與。若儉安且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矣。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魏伯起爲東魏敬梁文

○

類似事後爲之

○

往疑此文

或事後所爲

然梁

○

○

○

○

○

○

○

雖五運相推。百王革命。此道之所。行孰之能改。云。德。易。而。皇。家。承。統。光。臨。彼。天。義。治。幽。明。化。周。豐。植。崇。文。德。以。來。遠。修。禮。讓。以。止。訟。舞。干。戚。於。兩。階。執。玉。帛。於。萬。國。元。功。潛。運。至。德。旁。通。百。姓。日。用。而。不。知。兆。民。受。賜。而。無。迹。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匪。民。之。咎。責。有。由。焉。而。元。首。懷。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會。遂。解。紮。南。冠。喻。以。好。睦。舟。車。遵。泝。川。陸。同。光。亭。檄。息。奔。走。之。勞。屯。戍。無。逼。卒。之。變。雖。嘉。讓。長。算。爰。自。我。始。而。罷。兵。息。民。彼。獲。其。利。侯。景。豎。子。本。無。事。業。乃。枉。道。於。人。間。遂。乾。沒。於。世。上。嗚。吠。於。爾。朱。之。門。鎮。守。於。普。泰。之。日。曾。無。爲。主。之。識。詎。有。挈。瓶。之。智。既。而。投。命。義。旗。歸。身。幕。府。殊。異。雍。齒。有。類。丁。公。時。逢。寬。政。得。免。大。戮。棄。其。瑕。滓。收。其。力。用。預。在。行。伍。參。跡。驅。馳。及。秦。隴。遭。誅。每。事。經。略。以。河。南。是。空。虛。之。地。漢。陽。非。兵。戰。之。衝。薄。存。犄。角。聊。示。旗。鼓。豈。資。實。効。寄。以。遊。聲。軍。機。催。勒。蓋。維。景。任。總。兵。整。旅。則。有。司。存。而。愚。褊。有。積。驕。憤。遂。甚。屢。犯。軍。紀。自。生。疑。貳。禍。心。潛。搆。翻。成。亂。階。負。恩。棄。德。罔。恤。天。討。不。義。不。昵。厚。而。必。顛。委。慈。母。似。脫。屣。棄。寵。弟。如。遺。芥。龍。鍾。稚。子。痛。苦。成。行。變。彼。諸。姬。破。亡。爲。伍。滅。伯。春。之。婉。轉。慕。姜。兒。之。爽。言。不。與。狼。虎。同。仁。而。共。豺。狸。等。惡。及。遠。託。關。隴。依。憑。姦。異。逆。主。定。君。臣。之。分。賊。臣。結。兄。弟。之。親。解。其。倒。懸。仰。人。鼻。息。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躬。擐。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統。御。一一作之。地。甘。辭。卑。體。進。熟。圖。身。讒。言。浮。說。抑。可。知。矣。叛。豎。投。命。豈。將。擇。音。而。僞。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遂。雀。去。草。曾。不。是。圖。竊。寶。叛。邑。椒。蘭。比。好。人。而。無。禮。其。能。國。乎。亦。既。失。信。不。亡。何。待。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四。民。樂。業。百。靈。効。祉。故。丞。相。材。標。國。楨。道。潤。時。雨。義。冠。伊。霍。勳。蓋。桓。文。大。君。立。德。世。功。世。祿。作。民。舟。楫。爲。國。棟。梁。內。外。齊。

心上下同德。蛟騰虎嘯。風生雲起。摩日則車懸轉舍。排山則龍門洞開。吞雲夢於胸中。運天下於掌內。雖有賊臣去國。亡卒出境。何異一毛之落牛體。雙鼻之飛海曲。彼既連結姦惡。斷絕鄰好。追兵保境。縱盜侵國。蓋物無定方。事無常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吳侵齊境。遂致勾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捨信邀利。此而可忍。孰不可懷。是以援乘靡施之將。投石拔距之士。深銜僞主。信納亡叛。含怒作色。如赴私讎。意存涉血。義不旋踵。攻戰之利。實若有神。徵兵聚衆。依山傍水。舉螳螂之斧。被蛄蟻之甲。當窮轍以待輪。坐積薪而候燎。及其鋒刃暫援。埃塵旦接。便已亡戟棄戈。土崩瓦解。貞陽以從。一作子之親爲戎首之任非獨但力屈道窮。亦將無路還蜀。兼亦復挾子垂翅。俱在籠樊。將士以昧禍之心。爲助亂之事。皆掬指舟中。衿甲鼓下。同宗異姓。疊疊相望。曲直既殊。強弱不等。父出子孤。自取其敗。逮卜愆諫。何以辭責。雖復貪利苟得。背同卽異。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窵。食鈎吻以療饑。飲鳩毒以救渴。智者所不爲。仁者所不向。誠既往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登三事。邑啓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夫豈徒然。意亦可見。彼乃示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姦。令其時堪乘便。旣南風不競。天亡有徵。老賊姦謀。將復作矣。然則摧堅強者難爲功。拉枯朽者易爲力。計其雖非孫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陣。曾習軍旅。豈同輕剽之師。不比危脆之衆。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爲勢有餘。恐尾大於身。踵癩於股。倔強不掉。狼

及之政荒民流禮崩樂壞改換朝章變易官品雖世異漢朝而事同新室加以用捨乖方立廢失所矯情
動衆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內恣鴟靡外逞殘賊人人厭苦家家思亂災異
降於上怨譟興於下履霜有漸堅冰且至特浮一作除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
禍生骨肉難起腹心強弩衝城長戟指闕徒探雀戲無救府藏之虛空伺熊蹯詎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潰
今實其時鵠蚌相危我乘其弊方使高旗舒旆長轂啓行迅騎追風精甲耀日四七並列百萬爲羣風飄
雲動星羅海運以此赴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陷猶爲岸上之虎當作水中之龍以轉石之形爲
破竹之勢將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生建業之宮麀鹿遊姑蘇之館但恐兵車之所轡轆劍騎之所
蹈踐杞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順時以動見機而作而縛銜壁肉祖牽羊歸
款軍門委命下吏嘗使焚檝而出拂席相待必以楚材將爲晉用固乃喜得異度實自利獲士衡卽援客
卿之族將加驃騎之號斯蓋壯士封侯之日大夫立節之秋冬冰可折時不再來先事預懷有如皎日王
侯無種工拙在人凡百君子勉求多福若不改迷坐待淪沒一旦暴骨草莽流血成川猶且不悟噉臍何
及故宜往意馳此簡書檄之到彼咸共申省曲直強弱侃侃執言警策而非冗長

江文通討沈攸之尙書符○勳氣直達

侍御史大夫尊冠賤履君臣斯位愛順惡逆成敗可曉未有憑凌我江郊侵軼我河縣而不流魂漂骨丹
宗血祀者也沈攸之寂寥無聞起自甲卒邀我百戰之軍乘彼一捷之幸鷓山裂地紐紫要金擁旗藩伯

便無北面之禮。受符方屏。卽有專征之釁。冥賦深斂。毒被南郢。枉墨矯繩。害著西荆。鬼怪其性。故從始而遂終。狼戾其志。乃訟少而得老。山陵不奔。移殃爲慶。踐祚無賀。按劍稱子。遂乃關馳逆書。亭炤妖火。此而可除。孰不可宥。今遣陳承叔。彭文之等。敢勁三萬。前驅電耀。呂安國。任侯伯。垣崇祖。曹虎頭等。樓艦五萬。射蛟中流。苟元賓。郭文孝。程隱。雋等。輕舸二萬。高旗蔽日。周盤龍。張文嘉。薛道淵等。鐵馬五千。龍驤後陣。凡此諸帥。莫不氣薄日月。精變虹蜺。或飲羽石梁。或超躡亭樓。索鐵拔距。孤視口旅。顧眄則前後生風。暗鳴則左右激電。然後鑿戎薄臨。驍虎百萬。六軍徐軌。五輅遲飾。丹艦發炤。素甲生波。樓煩白羽。投鞍成岳。漁陽黑騎。浴鐵爲雲。于是高山與深谷共湮。紫芝與白艾同滅。不亦惜乎。符至之日。幸加三省。其驅逼寢手之人。鋒陣塢壁之主。若有投命軍門。一無所問。或能因罪立績。賞不示私。斬祛射袂。唯功是與。購募之科。具列如上。信如白水。皦然無二。臺明詳旨。飛火普加。宣下文書。千里馳驛。

王子淵移金馬碧雞

○○逸氣

持節使者敬移。南崖金精神馬。影影碧雞。處南之荒。深溪回谷。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廣乎唐虞。澤配三皇。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兮。可以爲倫。歸兮翔兮。何事南荒也。

劉子駿移太常博士○○○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

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疊錯從伏生受尙書尙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迺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尙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閱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否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

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迺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遠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意古厚意

疏宥然摸玉之味。遂視中蠶爲銳滅矣。

寶周公讓陳鬻書○憐側之言出自長者。文政純實。

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尼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委身于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于將軍者。良爲此也。而忿恚之間。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難就。去從議。爲橫謀。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勢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走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強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于衆何如。棄子微功。于義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忽而棄之。謂留子何。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爲邱墟。生人轉于

梁簡文帝答穰城求和移文○尚質健然非完篇

屬彼數及侮亡。運逢瓦解。石言水關。實驗地凶。飛絮雨粟。還符天怪。故淪俗駿崩。遣黎南請。所以皇略北征。事同拯溺。愍百姓之未安。傷一物之失所。故餘民櫜負。掃地來王。而向化之黨。忽覽今移。咸以陶茲禮樂。重觀衣冠。已變伊川之髮。兼削呼韓之衽。寧當生入玉關。死歸建業。民情若此。匪我求蒙。行人遠屈。實亦勞止。想近察時機。遠詳圖緯。早去中原。遽反桑梓。旋地脈而北移。越天渠而南指。然後三姓二賢。可存十半。如其遂固守株。不達元象。將恐衛將之師。復有狼居之戰。應侯之討。更觀陰山之哭。

庚子山又移齊河陽執事文○調率事顯

周天和四年十一月十日。陝州總管長史梁昕。移齊河陽執事。自拭玉纒書。通關去傳。實謂上方銷劍。山陽息馬。過茲禦客。或慢重局。屬故司疆。陰行善盜。君一臣二。上稔下乖。國家以邊鄙心搖。須固備守。大司馬齊國公。天子介弟。中軍元帥。駕馭孫吳。驅馳貔虎。舉因農隙。義異城郎。師巡我境。曾非及郛。縮載之畢。前旗已迴。彼國兵馬。不防殿後。餘塵遂至。相接建旌。疊上未及五申。安鄴城傍。先驚七伏。當時鋒刃。或齊原野。所獲彼將。夏州刺史。梁老首領。今以相還。尸鄉不遠。無令久客。馬驢甲兵。具條相勒。封人宜依。領納宿無圖志。不獲交綏。致此埃塵。誰階其咎。故移。

【彈劾類】

王子翰劾匡衡張譚○撰面

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于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爲賞布東向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爲小惠于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忱傷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

陽方正奏罷鴻都文學○因事納忠貴在簡切勁氣直達後不能到簡勁得體

伏承有詔勅中尙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按松覽等皆出于微蔑斗筭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微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烏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辨心假手請字妖譎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

滓濁。是以有讖掩口。天下嗟嘆。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能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

鍾元常上漢獻帝自劾書

臣前上言。故鎮北將軍。領河東太守。安陽亭侯王邑。巧辟治官。犯突科條。事當推劾。檢實姦詐。被詔書。當如所糾。以其歸罪。故加寬赦。又臣上言。吏民大小。各懷願望。謂邑當遠。拒太守杜畿。今皆反悔。共迎畿之官。謹按文書。臣以空虛。被蒙拔擢。入充近侍。兼典機衡。忝膺重任。總統偏方。既無德政。以惠民物。又無威刑。以檢不恪。至使邑違犯詔書。郡掾衛固。誑迫吏民。訟訴之言。交驛道路。漸失其禮。不虔王命。今雖反悔。醜聲流聞。咎皆由繇。威刑不攝。臣又疾病。前後歷年。氣力日微。尸素重祿。曠廢職任。罪明法正。謹按侍中。守司隸校尉。東武亭侯鍾繇。幸得蒙恩。以斗筭之才。仍見拔擢。顯從近密。銜命督使。明知詔書。深疾長吏。政教寬弱。檢下無刑。久病淹滯。衆職荒頓。法令失張。邑雖違科。當必繩正法。既舉文書。操彈失理。至乃使邑。遠詣闕庭。謾忝使命。挫傷爪牙。而固誕迫吏民。拒畿連月。今雖反悔。犯順失正。海內凶赫。罪一由繇。威刑闊弱。又繇久病。不任所職。非繇大臣。當所宜爲。繇輕慢憲度。不畏詔令。不與國同心。爲臣不忠。無所畏忌。大爲不敬。又不承用詔書。奉詔不謹。又聰明蔽塞。爲下所欺。弱不勝任。數罪謹以劾。臣請法車。徵詣廷尉。治繇罪。大鴻臚削爵。士臣久嬰篤疾。涉夏盛勸。命縣呼吸。不任部官。輒以文書。付功曹從事馬適。議免。

哀利用刑。曹去齊以市獨爲密。自以烈。嘉穀髮無度。罪同。曹失宜。請按行。曹運令史。薄于伯。刑血著柱。遂逆上。終極柱末。二丈三尺。旋復下流。四尺五寸。百姓誼譁。士女縱觀。咸曰。其冤。伯息忠。訴辭稱枉。云。伯督運。訖去二月。事畢代還。無有稽乏。受賕使役。罪不及死。軍是戍軍。非爲征軍。以乏軍興論。于理爲枉。四年之中。供給運漕。凡諸徵發。租調百役。皆有稽停。而不以軍興論。至于伯也。何獨明之。捶楚之下。無求不得。囚人畏痛。飾辭以應。理曹國之典刑。而使忠等。稱冤明時。謹按從事。中郎周筵。法曹參軍劉允。屬李匡。幸荷殊寵。並登列曹。當思敦奉政道。詳法慎殺。使兆庶無枉。人不稱訴。而令伯枉。同周青。冤魂哭於幽都。訴靈恨于黃泉。嗟嘆甚于杞梁。血妖過于崩城。故有隕霜之人。夜哭之鬼。伯有晝見。彭生爲豕。刑殺失中。妖害並見。以古況今。其揆一也。皆由筵等。不勝其任。請皆免官。

任彥昇彈蕭顯達疏

○以漢語推究事理。當時文體如此。彥昇婉密。尤屬專長。

臣聞貧觀所取。窮視不爲。在於布衣窮居。介然之行。尙可以激貪而厲俗。惇此薄夫。況乎伐冰之家。爭雞豚之利。衣繡之士。受賈人之服。謹按征虜將軍太子左衛率作。唐縣開國侯臣穎達。備位大臣。預聞執憲。私謁頭陳。至公寂寞。屠中之志。異乎鮑肆之求。魚殮之資。不俟溈有之數。遂復申茲文二。追彼十一。風體若茲。準臣斯在。陛下宏惜勳良。每爲曲法。臣當官執憲教。不直繩。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穎達所居官。以侯還第。開宋人之源。

任彥昇奏彈曹景宗

○邁謂筆挾風霜。驗可曲折氣舉其辭。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尺無却。願望避敵。逗橈有刑。至乃趙母深讖。乞不爲坐。魏王著令。抵罪已輕。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斯在。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獫侵軼。暨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東關無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之費。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轉戰無窮。兩摧醜虜。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疎勒。則耿存而蔡亡。若使郢部救兵。徵接聲援。則軍于之首。久懸北闕。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哉。實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討。不時言邁。故使蠅結蟻聚。水草有依。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軼。疆場侵駭。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寘。景宗卽主。臣謹按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遭茲多幸。指蹤非擬。獲獸何勤。賞茂通侯。榮高列將。負擔裁弛。鐘鼎遽列。和戎莫效。二八已陳。自頂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原。豈獲自己。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生曹死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視面目。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魏武置法案。以從事。故能出必以律。錮銖無爽。伏惟聖武英挺。略不世出。料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宏廟算。惟此庸固。理絕言提。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聖朝乃顯。將一車書。整彼司氓。致辱非所。早朝永歎。載懷矜憫。致茲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臣謹以劾。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桂諸廳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臣謹奉白簡以聞。

美談。斯爲稱首。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按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常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伯。並已入衆。又以錢婢姊妹溫。仍留奴自使。伯又奪寅息。遂婢綠草。私貨得錢。並不分。遂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斛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帷。準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牽。范問失物之意。便打息。遂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來共范屋中。高聲大罵。奴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訴狀。輒攝整亡父齋使奴海蛤到臺辨問。列稱整亡父興道。先爲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奴教子乞大息寅。寅亡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入衆。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遂其奴當伯。先是衆奴。整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千。共衆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伯。仍使土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婢奴。唯餘婢綠草入衆。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贖業。整意貪得當伯。推綠草與遂。整規當伯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迴。更奪取婢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遂寅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遂當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充衆。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采音。劉整兄寅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爲質。范送米六斗。整則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遂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遂。范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

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玉法志等四人。于時在整母子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杖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列孃云。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遠往津陽門糴米。遇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登時欲捉取。遠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遠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嚴當伯教子列稱被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尙議。整若輒略兒子。遠分前婢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鞋。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卽主。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閔閔闔茸。名教所絕。直以前代外戚。仕因執袴。惡積疊稔。親舊側目。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辭。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薛包分財。取其老弱。高鳳自穢。爭訟寡嫂。未見孟嘗之深心。唯倣文通之偽迹。昔人睦親。衣無常主。整之撫姪。食有故人。何其不能折契鍾庚。而稽帷交質。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所除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欺偷車龍牽。請付獄測實。其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逮。請不足申盡。臣昉云云。誠惶誠恐。以聞。

宗元饒劾陳稟奏

臣聞建旗求瘼。實寄廉平。褰帷恤隱。本資仁恕。如或貪汙是肆。徵賦無厭。天網雖疎。茲焉弗漏。謹案鍾陵

言提雖廉潔之懷誠無素蓄而稟茲嚴訓可以厲精遂乃擅行賦斂專肆貪取粟不厭愧王沈之出賑
微魚無限異羊續之懸枯實以嚴科實惟明憲臣等參議請依旨免哀所應復除官其應禁錮及後選左
降本資悉依免官之法使事可法

沈休文奏彈王源

曲勸惡致筆端甚鋒銳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
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合之義升降窳隆誠非一揆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自
宋氏失御禮教彫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婭淪雜罔計斯庶販鬻祖曾以爲賈道明目腆顏曾無愧畏
若夫盛德之胤世業可懷樂郤之家前徽未遠既壯而室竊貨莫非阜隸結褵以行箕箒咸失其所志士
聞而傷心舊老爲之歎息自宸歷御寓宏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陛下所以負展興言思清敵
俗者也臣實儒品謬掌天憲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而狐鼠微物亦盡大猷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
滿氏源雖人品庸陋實參華會祖雅位登八命祖少卿內侍帷幄父瑒升采儲闈亦居清顯源類叨諸
府戎禁預班通微而托姻結惟利是求玷辱流輩莫斯爲甚源人身在遠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辨問嗣
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胤胄家計溫足見託爲息鸞覓婚王源見告窮盡卽索璋
之簿閱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爲王慈吳郡正閣主簿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爲婚璋之下錢五萬以
爲聘禮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

朝胤嗣殄沒。武秋之後。無聞東晉。其爲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實駭物聽。潘楊之睦。有異於此。且買妾納媵。因聘爲資。施衿之費。化充牀第。鄙情贅行。造次以之。糾匿繩遠。尤茲簡裁。源卽主。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同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行媒。同之抱布。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蕕不雜。聞之前典。豈有六卿之冑。納女於管庫之人。宋子河魴。同穴於與臺之鬼。高門降衡。雖自己作。蔑祖辱親。於事爲甚。此風弗翦。其源遂開。黠世塵家。將被比屋。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汚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於來日。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故。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劉士章彈賈執傅洪文

長兼御史中丞劉孝儀稽首言。南康嗣王府行參軍知譜事賈執。與前中書舍人傅洪。在王座飲酒。時上不安。人從喜臺還。聖體已和。洪乃揚眉瞋目。謂執曰。卿念天子。我不見關。出悖慢言語。連及於上。其執忿諍。洪昔經殺牛。誤父自殺。近效殘貪。賄賂狼籍。特逢解網。宥其餘命。自被棄廢。尤懷怨憤。謗訕不遜。謹按前兼通事舍人臣傅洪。才薄鷲塞。特荷抽擢。自預左右。類蹈極刑。押對翰書。累逢闕過。未聞報効。反懷盡憤。聖體不安。臣下憂懼。而洪敢生怨望。輕肆慢辭。醜爭及父。心無愛敬。戲語連上。罪同悖逆。未央馬瘦。不觀厥令之忠。甘泉道蕪。遽見扶風之罪。宜其狗乎東市。尸彼穀門。南康嗣王府參軍臣賈執。始聞洪語。初無逐雀之心。末因私忿。遂顯懷鳩之逆。雖迹似折奸。意由肆憾。惡慢于人。自彰穢醜。見辱父子。已會季倫

登路視顏受辱。曾無發糾。並想伯厚之心。俱鳴路粹之責。臣等參議。請以見事依法。免毅所居官。解執。知
諸事。請議貶黜。付之鄉論。不得所預。官流刺尙施行。輒不禁止。



【書類】

司馬子長報任安書○○○

柳宗元言拔地倚天惟此文足以當之長江大河奇峯怪石而又出於自然直是無意爲文

厚集其陣鬱怒奮勢成此奇觀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竊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抑鬱而與誰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己者容若僕大賈已虧缺矣雖材懷隋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爲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况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僕賴先

人緒業。得待罪釐殺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奪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鄉者僕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闕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尙何言哉。尙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得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慇懃之餘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亦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強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戰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

慘愴。但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少分甘。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

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圜牆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耶。李陵旣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侷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屑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黜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

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圜牆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贖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邱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末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會遭此禍。重爲鄉里所讟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邱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靄衣也。身直爲閹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

之重層層退步始出本意如神龍之出沒一掉入于九淵

王生與蓋寬饒書

○氣深厚

西京文多宛轉隱曲此獨切直盡意

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違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

鄭朋奏記蕭望之

○言口出

亦從戰國策出有盛丈爲尺之勢

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竊穴黎庶莫不懽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臯修農圃之疇畜鷄種黍茀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踐宜中庸之常政興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鏑奉萬分之一

馮敬通奏記鄧禹○源子舉枚 黃河千里一曲

此等文自西京而轉後漢之關也。此尚有壯氣。後乃益靡耳。

衍聞明君不惡切懇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臯。而不竭其誠哉。伏見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于南夷。緣邊破于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禍挈未解。兵連不息。刑法彌深。賦斂愈重。衆彊之黨。橫擊于外。百僚之臣。貪殘于內。元元無聊。飢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邱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遽起。于是江湖之士。海岱之濱。風騰波湧。更相貽藉。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大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儻婦。咸懷怨怒。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唾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摧九尾之軍。靈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莽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脩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顯。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翬鴻毛也。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饑者毛食。寒者裸跣。冤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特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登賊。安其疆宇。

愈不爲深憂。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強胡。年窮。猶。燕人。庶多資。期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累積。人不爲用。備不預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縣于將軍。將軍所杖。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則雖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爲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旣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省羣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于千載。富貴傳于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

朱叔元爲幽州牧與彭寵書

○幸災之言辭鋒甚銳。破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嘗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乘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爲國耳。卽疑浮相。謂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滅族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尙能致命一殮。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形。何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

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靡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讎者所快。

臧子源報陳琳書 ○ ○ 熱血噴薄 亦至文也

隔關相思，發于寤寐，相去步武，而趨舍異規，其爲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辱雅况，述敘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闕于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捐棄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遙村褊心，疎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擗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掃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遣尼，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中，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己，則僕

瑣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遠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遊士之願也。是以鑒戒前人，守死窮城，亦以君子之遠，不適敵國。故也。足下常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爲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于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故身篆圖象，名垂後世。况僕據金城之固，驅士卒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旅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于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耶！昔高祖取彭越于鉅野，光武創基兆于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微利于境外，戚洪投命于君親，吾子託身于盟主，咸洪策名于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明目張膽，稱心而言，亦千古通文也。

王仲宣爲劉荆州與袁譚書○亦深切矣，尚非垂涕泣而道之，誠不至也。代者故不能辭，全以利害爲言，不聞倫常之訓。本末倒置，而文體固自清雄。

天降災害，禍難般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是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雖楚魏絕遠，山河迢遠，戮力乃心，共獎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吾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殞隕，賢胤承統，以繼洪業。宜奕世之德，履丕顯之祚。摧嚴敵於鄴都，揚休烈於朔土。願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飛於竿旌，無忌游

於二壘使股肱分成二體胸膂絕爲異身初聞此問尙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關伯實沈之忿已成棄親卽讎之計已決旃旆交於中原暴尸累於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弑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徵富強于一世也未有棄親卽異兀其根本而能全軀長世者也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讎士匄卒苟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於曹也宣子人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遠難不適讎國交絕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蠻夷戎狄將有誚讓之言况我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世豈宜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傲無慙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邪今仁君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願捐棄百病追攝舊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今整勒士馬瞻望鵠立

阮元瑜爲曹公作書與孫權

○辭義意快飾辨強顯文氣殊茶然章法變化滔滔自運繁而不厭

離絕以來於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遠異之恨中間尙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無匿張勝貸故之變匪有陰構賁赫之告固非燕王

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蘇秦說韓着以牛後韓王拔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爲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既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乘翻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豎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秦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爲老夫包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乃使仁君齟齬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遠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控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徒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荆土本非己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似有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欲觀湖澤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將恐議者大爲己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麀鹿輔果識智伯之爲趙禽穉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爲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前好而張形勢更無以五臣爲威脅重敵人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

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為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元。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君少留意焉。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不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人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為此也。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願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禽劉備。亦足為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荆揚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州為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疫旱並行人。兵損滅。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為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以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虛心回意。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勸之而已。

孫子荆為石仲容與孫皓書

○阮孫二書。用同。魏徵可入前卷。○用意在蜀亡之後。情事易子。疎切。文未滿。蜀亡之後。形勢利便。精采。通鑑士季。檄蜀而宛。宕。殊。時。

苞白。蓋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與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詞。苟以夸大為名。更傷忠告之實。今處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歷數將終。桓靈失德。災疊竝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塗炭之艱。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固知四

陳之恆同天下之壯觀也。公孫淵承嗣多疑，世居東有振帶燕古。國險遠，謂武庫不供，願貢內。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流，交疇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自以爲控弦十萬，奔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轡沙漠，南面稱王也。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然後遠跡疆場，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自茲遂隆。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遷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依邱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于四紀，二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廟勝之算，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幾，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稜威奮伐，深入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曜兵劍閣，而姜維而縛，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饒滅虜亡，韓并魏徙，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又南中呂興深觀天命，蟬蛻內向，願爲臣妾，外失輔車，唇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卻指山河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偶又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強，六軍精練，思復輪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修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濬決河洛，則百川通流，樓船萬艘，千里相望，自刳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然主上睿睿，未便電邁者，以爲愛民治國，道家所尚，崇城自卑，文王退舍，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

多福。蹶然改容，祇承往告。追慕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爲藩輔。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悔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揚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檄燭日，旌旗流星。遊龍躍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戒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命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勉思良圖，惟所去就。石苞白。

薛敬文與諸葛恪書 ○ 逸宕非六朝所及

山越特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染鏑，甲不沾汗。元惡旣梟，種黨歸義。蕩滌山藪，獻戎十萬。野無遺寇，邑罔殘奸。旣埽兇惡，又充軍用。藝蓀稂莠，化爲善草。魍魅魍魎，更成虎士。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元帥臨履之所致也。雖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漢之衛霍，豈足以談功軼古人，動超前世主。上歡然遙用款息，感四牡之遺典。思飲至之舊章，故遣中臺近官，迎置輜賜，以旌茂功，以慰勦勞。

伏文表與阮籍書 ○ 有心激發，非以攢澀。處處雙層，說起甚善。切玉，此爲國工。垂縮進退，處處雙寫，故無病于重複。而大有回薄之味。

幽異恣肆，似出鴻寶。其剗句鑿字，亦江鮑所祖。

義白蓋開建功立勳者，必以聖賢爲本。樂真養性者，必以榮名爲主。若棄聖背賢，則不離乎狂狷。凌榮起

辦。是使薄於實而爭名者。或因飾虛以自矜。慎於禮而莫持者。或因倨息以自外。其自矜也。必關闔。隨暖以示之不測之量。其自外也。必排摧禮俗。以見其不羈之達。又有滑稽之士。糝於其間。浮沈不一。際畔相亂。或使時人莫能早分。推其大歸。綜之行事。徒可力極一嘯。觀盡崇朝。遭清世邪。則將吹其噓。以露其實。值其闕耶。則將矜其貌。以疑其樸。從此觀之。治大而見遺。不如資小而必集。出俗而見削。不如入檢而必令。驟聽論者。洋溢之聲。雖未傾蓋。其情如舊。然重牆難極。管短幽密。觀容相額。所執各異。或謂吾子。英才秀發。邈與世元。而經緯之氣。有蹇缺矣。或謂吾子。智不出凡。器無隈奧。而陶鑿以眩流俗。善子者。欲斥斲以拒樸。惡子者。欲抽鍵以驚空虛。每承此聲。未嘗不開精斥運。放思天淵。欲爲吾子。廣推奧異。端求所安也。蓋自生民之性。受氣之源。好惡大歸。不得相遠。君子狗名而不顧。亦有慕名以爲顯。夫名利者。總人之網。集衢之門也。出此有爲於義。未聞吾子。若欲逆取順守。及時行志。則當矜而莫疑。以速民望。若欲娛情養神。不厚於俗。則當浩然恣意。惟樂是治。今觀其規時。則行己無立德之身。報門無慕業之客。察其樂。則食無方丈之肴。室無傾城之色。徒泄泄以疑世爲奇。縱體爲逸。執此不回。旣以恠矣。且人非金石。不可割練。設使至寶。咸在子身。疑於國寶。爲不得行。天官雖博。無偏駁之任。王道雖寬。無縱逸之流。苟無其分。則爲身害教。賊怨布天下。以此備之。殆恐攻害。其至無日。安坐難保。而聞吾子。乃長嘯慷慨。悲涕潺湲。又或拊腹大笑。騰目高視。形性侑張。動與世乖。抗風立候。蔑若無人。儻獨奇變。逸運漸在於此。將以神接虛交。異物所亂。使之然也。夫智之清者。貴其知運而不憂。德之懿者。善其持沖以守滿。就其懷憂。必發於見。孤

孤不自孤而怨時也。就其持滿必起於見崇，崇不自崇而驕世也。行來之議，又傳吾子雅性博古，篤意文學，積書盈房，無不燭覽，目厭義藻，口飽道潤，俯詠仰歎，術若純儒，然開闔之節，不制於禮，動靜之度，不羈於俗。凡有詠詠善之，則教慈於父兄，惡之則言醜於讎敵，未有慈其教而不脩其事，醜其言而樂其業者也。古人稱竊簡寫律，踞廁讀書，誦之可悼，深怪達者之行，其象若莊周淮南東方之徒，皆投跡教外，放思太元，其大言異旨，殆自謂能迴天維，舉地絡，觀持世之極，總得物之宗，仰天獨唱，與世爭黨，乃謂生爲勞役而不能煞身，以常論謂財爲穢累而不能割賄，以見識由是觀之，其鬱怨於不得，故假無欲以自通，怠惰於人檢，故殊聖人以自大。凡此數者，尙皆奇才異略，命世躡起，徒以時昏俗亂，寶沈幽夜，而性放蕩，不一萎致國寶之責，庶其不然。而況吾子志非遁世，世無所適，驕曠苟脩，天雲可據，動則不能龍攄，虎超，同機伊霍，靜則不能珠潛壁匿，連迹巢光，言無定端，行不純軌，虛盡年時，以自疑外，豈異乎韓子所謂無施之馬，骨體雖美，懿牽縮不隨者哉。且桀士之志也，遇世險巖，則憂在將命，值世太清，則憤於匿穎，欲其世平而有聘足之場，時安而有役智之局，方今大魏興隆，皇衢清敞，台府之門，割石索寶，以吳蜀二虜，巢窟未破，長籌之士，所當奮力，可謂器與運會，不卜而行，今其時矣，向使吾子才足蓋世，思能橫出，何能不因大師韜敵之變，陳孫子廟勝之策，使烽燧不起於四垂，羽檄不施於中夏，定勳立事，撫國寧民，而飽食安臥，囊懸室罄，力牽於役，財彫於賦，養生之具，亂於細民，爲壯士者，豈能然乎。若居其勞而不知病其事，則經緯之氣乏矣。若病其事而不能爲其醫，則鍼石之巧淺矣。今吾子擢才達德，則無毛遂穎脫之勢，剪跡

義無所出。然衆論雲擾。僉稱大異。疑夫鬱氣之下。必有祕伏。重奧之內。必有積寶。雖無顏氏之妙。思觀恍惚之迹。雖無鍾子之達。樂聞山林之音。想亦不隱才顯於肝腸。而不揚之於清觀。任賢智於骨氣。而不播之於高聽。且明智之爲物。猶泉流之吐潤。固不於挹酌而爲損。含佇而增益也。張儀之志。激於見劫。季路晚悟。滯在持滿。是以不嫌盡言。究其良苦。想必勃然。承聲響發。若乃羣能獨踊。無以應唱。懸機待時。不能觸物。則不達於談者。所謂挾祖奔以守要際。閉虛門以示不測者也。昔輪扁不能言微於其弟。伯樂不能語妙於其子。此蓋智術之曲撓。非道理之正例。自古有不可及之人。未有不可聞之業。有不可料之微。未
有不可稱之路。幸以竭示所志。若變通卓逸。行得天符。言發恍然。邈在世表。則將爲吾子。謝物輸力。因風自釋。染筆附伸。諮所未悟。庶足存弟子之一隅。伏羲白。爾宗超然。當此清深。直是勳敵。

阮嗣宗答伏羲書

玄遠之旨未覺。似稍攝于來章。

駿邁似東方生。

晉人敘情之篇。多此類。而每苦瀾漫。今但取遺整者。

承音覽旨。有心翰跡。夫九蒼之高。迅羽不能尋其類。四溟之深。幽鱗不能測其底。矧無毛分。所能論哉。且元雲無定體。應龍不常儀。或朝濟夕卷。翕忽代興。或泥潛天飛。晨降宵升。舒體則八維不足。以暢迹。促節則無間足以從容。是又瞽夫所不能瞻。璞虫所不能解也。然則宏修淵遠者。非近力所能究矣。靈變神化者。非局氣所能察矣。何吾子之區區。而吾真之務求乎。人力勢不能齊。好尙外異。鸞鳳凌雲。漢以舞翼。鳩鷦悅蓬林。以翱翔。螭浮八溟。以濯鱗。鼉娛行潦。而羣逝。斯用情各從其好。以取樂焉。據此非彼。胡可齊乎。夫人之立節也。將舒綱以籠世。豈樽楹以入網。方開模以範俗。何暇毀質以通檢。若良運未協。神機無准。

則騰精抗志，邈世高超。蕩清舉於元區之表，攄妙節於九垓之外。而翱翔之乘景，躍蹕蹕之陵忽。愜從容與道化同適，逍遙與日月並流。交名虛以齊變，及英祇以等化。上乎無上，下乎無下。居乎無室，出乎無門。齊萬物之去留，隨六氣之虛盈。總元綱於太極，撫天一於寥廓。飄埃不能揚其波，飛塵不能垢其潔。徒寄形軀於斯域，何精神之可察。雖業無不聞，略無不稱。而明有所逮，未可怪也。觀吾子之趣，欲銜傾城之金，求百錢之售，制造天之禮。擬腐寸之檢，勞王躬以役物，守操穢以自畢。沈牛跡之涸薄，慍河漢之無根。其陋可愧，其事可悲。亮規略之懸踰，信大道之宏幽。且局步於常衢，無為思遠以自愁。比連疹憤，力喻不多。阮籍白。

阮嗣宗奏記詣蔣公○亦自標姚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羣英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為首。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籍無鄙卜之德，而有其陋。猥見採擢，何以當之。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負薪疲病，足力不強。補吏之日，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可謂伐

職者之側
呂仲悌與嵇茂齊書○尙有內轉之氣，故置而不轉。○窮士失職，以兀寡見其幽明。

昔李叟入秦，及關而嘆。梁生適越，登岳長謠。夫以嘉遯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羣獨遊。背榮宴辭，偷好經迥路。涉沙漠，鳴雞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歷曲阻，則沈思紆。

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迴颺狂厲。白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阻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阜之巔。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踐。披榛覓路。嘯咏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所懼也。至若蘭茝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弦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忱惕於長衢。按轡而嘆息者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今將植橘柚於元朔。蒂華藕於修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蠻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飄遠遊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遠征。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肆目平隴。則遼廓而無覩。極聽修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爲貴也。若乃顧影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躡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蹴崑崙使西倒。蹋秦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廓宇宙。斯亦吾人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鉅靡加。翅翮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游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翱翔倫黨之間。弄恣帷房之裏。從容顧盼。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爲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稽生永離隔矣。焚焚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沈。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悵然。知復何云。

辨調然情。以此陳于不知己者之前。既不擇言。又不得人。

劉越石答盧謔書 ○ 誦之慨然。佳在骨堅。沈痛契闊。反言若正。

琨頓首。損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經通之遠旨。執玩反覆。不能釋手。慨然以悲。歎然以喜。昔在少壯。未嘗檢括。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怪厚薄何從而生。哀樂何繇而至。自頃轉張。困於逆亂。國破家亡。親友凋殘。塊然獨立。則哀憤兩集。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為笑。排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暫歡。譬繇疾彌年。而欲一丸銷之。其可得乎。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和氏之璧。焉得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得專玩於隨掌。天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但分拆之日。不能不悵恨耳。然後知聃周之為虛誕。嗣宗之為妄作也。昔驟驥倚轡於吳阪。鳴於良樂。知與不知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遇與不遇也。今君遇之已昂之而已。不復屬意於文。二十餘年矣。久廢則無次。想必欲其一反。故稱指送一篇。適足以彰來詩之益美耳。琨頓首頓首。然

周義利報羊希書

隱秀 楊惲 嵇康之問然實開曠俗之派

羊生足下。豈當適使人進哉。何卿才之更茂也。宅生結意。可復佳耳。屬華比采。何更工邪。視已反覆。慰亦無已。觀諸紙上。方審卿復逢知己。動以何術。而能每降恩明。豈不為足下欣邪。然更憂卿不知所處耳。夫匈奴之不誅。有日。皇居之亡。辱舊矣。天下孰不憤心悲腸。以忿胡人之患。靡衣餼食。以望國家之師。自智士鉗口。雄人蓄氣。不得議圖邊之事者。良淹歲紀。今天子以炎軒之德。冢輔以姬呂之賢。故赫然發怒。將以匈奴疊旗。惻然動仁。欲使餘氓被惠。及取士之令朝。發宰士暮登英豪。調兵之詔。夕行。主公且升雄俊。延賢人者。固非一日。況復加此焉。夫天下之士。砥行磨名。欲不辱其志氣。選奇蓄異。將進善於所天。非但有建國之謀。不及安民之論。不與至反。以孝潔生議於鄉曲。忠烈起謗於君案。身不挂王臣之錄。名不關

通人之班。顛倒國門。湮銷邱里者。自數十年以往。豈一人哉。若吾身無他伎。而出值明君。變官望主。歲增恩價。竟不能柔心飾帶。取重左右。校於向士。則榮已多。料於今識。則笑亦廣。而足下方復廣。吾以馳志之時。求予以安邊之術。何足下不知言也。若以賢未登。則今之登賢如此。以才應進。則吾之非才若是。豈可欲以殞海之鬢。望鼓鼙於豎鱗之肆。墜風之羽。覲振鬪於軒螽之間。其不能俱陪淥水。並負青天。可無待於明見。若乃闕奇謀深智之術。無悅主狎俗之能。亦不可復稍爲卿說。但觀以上國再毀之臣。望府一逐之吏。當復是天下才否。此皆足下所親知。吾雖疲冗。亦嘗聽君子之餘論。豈敢忘之。凡士之置身有三耳。一則雲戶岫寢。樂危桂榮。秣芝浮霜。剪松沉雪。憐肌著髓。寶氣愛魂。非但土石侯卿。腐鳩梁錦。實迺矧意。天后。睨目羽人。次則剗心掃智。剖命驅生。構議於雲臺之下。切辭於宣室之上。衍主德而批民患。進貞白而醜姦猜。委玉入而齊聲禮。揭金出而烹勅寇。使車軌一風。旬道共德。令功日濟而已。無跡道日富而君難名。致諸侯斂手。天子改觀。其末則鬢粘而出。望旂而入。絕冕兩宮之下。鼓袖六王之間。俛眉脅肩。言天下之道德。瞋目扼腕。陳縱橫於四海。理有秦則止而進。調覺逆則反而還。閒居遠官。交造頓罷。捐墓遺憂。夷毀銷譽。呼噏以補其氣。繕囑以輔其生。凡此三者。皆志士仁人之所行。非吾之所能也。若吾幸病不及死。役不至身。蓬藜旣滿。方杜長者之轍。穀價是謫。自絕世豪之顧。塵生牀帷。苔積階月。又檐中山木。時華月深。池上海草。歲榮日蔓。且室聞軒左。幸有陳書十篋。席隅與右。頗得宿酒數壺。按絃拭徽。饒方校石。時復陳局露初。奠爵星晚。驕然不覺。是義軒後也。近春田三頃。秋園五畦。若此無災。山裝可具。候振飲之罷。俟封勒之畢。當敬觀邠鄆。肅尋伊邠。傍眺燕隴。邪履遼衛。覩我周之軫迹。弔他賢之憂天。當其少涉。未休。

此欲但理實詭固物好交加或微勢而笑其言或觀謀而害其意夫楊朱以此猶見唾於梁人況才誠楊子之器物甚魏君之意者哉若如漢宗之言李廣此因許天下之有才又知天下之時非也豈若黨巷閭里之間忌見貞士之遭遇便謂是威獲庸人之徒耳士固願呈心於其主露奇於所歸卿相末事也若廣者何用侯爲至迺復有致謁於爲亂之日被訕於害正之徒心奇而無由露事直而變爲枉豈不痛哉豈不痛哉若足下可謂冠負日月籍踐瀾海心支身首無不通照今復出入燕河交關姬衛整笏振豪已議於帷筵之上提鞭鳴劍復呵於軍場之間身起每深恩之所集心動必明主之所亮可不直議正身輔人君之過誤明目張膽謀軍家之得失操志勇之將薦俊止之士此迺足下之所以報也不爾便振甲修戈徘徊左右衛君王之身當馬首之鏑關必固之壘交死進之戰使身分而主豫寇滅而兵全此亦報之次也如是則繁匈奴於北闕無日矣亡但默默窺寵而坐謂子有心敢書薄意行氣不盡

張延符與尚書令王儉書

○情韻不匱 卒腹之辭尚不寒乞 四六意對爲上

行氣不盡 琢句甚巧

吳國男子張充致書與琅琊王君侯侍者頃日路長愁霖縹緲涼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漁釣之閒鎌採之暇時復以卷軸自娛逍遙前史從橫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昇降之徒不一故以圓行方止用之異也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善爲器者不易方圓之用所以北海掛簪帶之高河南降璽言之貴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濟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峯橫海岸影纓天閣既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慚衣冠之秀所以擯跡江阜徜徉隴畔者實由氣岸疎凝情塗狷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每遄回於斯世故君山直上蹙壓於當年叔陽魯

舉艦轉乎千載。充所以長羣魚鳥。畢影松阿半頃之田。足以輸稅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嘯歌於川澤之間。諷詠於澗池之上。汎濫於漁父之游。偃息於卜居之下。如此而已。充何識焉。若夫鷲巖罩日。壯海逢天。竦石崩尋。分危落切。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柏森陰。相繚於澗曲。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茲長往。若遁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煙霞。高臥風月。悠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談。空罷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阻山川。每至西風。何嘗不眷。聊因疾隙。略舉諸襟。持此片言。輕枉高聽。丈人歲路未彊。學優而仕。道佐蒼生。功橫海望。入朝則協長情之誠。出議則抗仲子之節。可謂盛德維時。孤松獨秀者也。素履未詳。斯旅尙眇。茂陵之念。望冠蓋而長懷。霸山之氓。佇衣車而聳歎。得無惜乎。若鴻裝撰御。鶴駕軒空。則岸不辭枯。山被其潤。奇禽異羽。或巖際而逢迎。弱霧輕煙。乍林端而菴藹。東都不足奇。南山豈爲貴。充崐西之百姓。僂表之一民。蠶而衣。耕且食。不能事王侯。覺知己造時人。聘游說。蓬轉於屠博之間。其歡甚矣。丈人早遇承華。中逢崇禮。肆上之眷。望溢於早辰。鄉下之言。謬延於造次。然舉世皆謂充爲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聞見。掃心胸。述平生。論語默。所以通夢交魂。推衿送抱者。其惟丈人而已。關山負阻。書罷莫因。儻遇樵者。妄塵執事。

邱希範與陳伯之書

○○情生意消然而歸矣。情致結麗自足而古來機健之體至此無餘矣。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鷲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鑼而股戰。對穹廡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

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此將軍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朱鮪喋血於友于，張繡割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動重於當世。夫迷途知返，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伸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厲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場之任，竝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視顏借命，驅馳毘裘之長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爛爛。況偽嬖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遊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陣，豈不愴愴。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辯請職，朝鮮昌海，懸角受化。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弔民洛納，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邱遲頓首。

源子魯仲連燕將之薦

梁簡文帝與湘東王論文書 ○ 懸錫葛圖齊樂之間有此不

肝不隔一溪頗病其有句無篇

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既好文，時復短詠。雖有庸音，不能闕筆。有慙伎養，更同故態。比見京師文體，儒鈍殊常，競學浮疎，爭為闌緩。元冬脩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咏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滿

漢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楊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遺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爲盡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感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精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胸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分肉於仁獸，還卻步於邯鄲。入庖忘臭，效尤致禍。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銑，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鄒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蠻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蕩，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晤思子建，一共商榷。辯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白既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慚，濫竽自恥。譬斯袁紹，畏見子將。同彼盜牛，遙羞王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當日文章

流弊言之深切，傷心而出，不事依傍。

王僧孺與何炯書

此文從報任安書出，而冗散疲瑣，最與青馳文章升降之故可鑒。

亦是詞勝，然無不副意之詞。

近別之後，將隔暄寒。思子爲勞，未能忘弭。昔李叟入秦，梁生適越，猶懷悵恨。且或吟謠，況岐路之日，將離

嚴網辭無可憐。罪有不測。蓋畫地刻木。昔人所悲。叢棘既累。於何可聞。所以握手戀戀。離別珍重。弟愛同
鄒季。淫淫承睫。吾猶復抗手分背。羞學婦人。素鐘肇節。金鷄戒序。起居無恙。動靜履宜。子雲筆札。元瑜書
記。信用既然。可樂爲甚。且使目明。能祛首疾。甚善甚善。吾無昔人之才。而有其病。癩眩屢動。消渴頻增。委
化任期。故不復呼醫飲藥。但恨一旦。離大辱。蹈明科。去皎皎。而非自汗。抱鬱結。而無誰告。丁年蓄積。與此
銷亡。徒竊高價。厚名。橫叨公器。人爵。智能無所報。筋力未之酬。所以悲至撫膺。泣盡而繼之。以血。願惟不
肖。文質無所底。蓋困於衣食。迫於饑寒。依隱易農。所志不過鍾庾。久爲尺板斗食之吏。以從阜衣黑綬之
役。非有奇才絕學。雄略高談。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動一議。可以固邦。興國。全璧歸趙。飛矢救燕。偃息藩
魏。甘臥安郢。腦日逐。髓月支。擁十萬。而橫行。提五千。而深入。將能執圭裂壤。功勒景鐘。錦繡爲衣。朱丹被
穀。斯大丈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及已。直以章句小才。蟲豸末藝。含吐細繆之上。翻躡樽俎之側。委曲同
之。鍼縷繁碎。譬之米鹽。孰致顯榮。何能至到。加性疎澀。拙於進取。未嘗去來許史。遨遊梁寶。俛首脅肩。先
意承旨。是以三葉靡遺。不與運并。十年未徙。孰非能薄。及除舊布新。清暑方且。抱樂銜圖。証誦有主。而猶
限一吏於岑石。隔千里於泉亭。不得奉板中涓。預衣裳之會。提戈後勁。廁龍豹之謀。及其投勳歸來。恩均
舊隸。升文石。登玉陛。一見而降顏色。再覩而接話言。非藉左右之容。無勞羣公之助。又非同席共研之夙
逢。筍餌酒之早識。一旦陪武帳。仰文陛。備駢佚之柱下。充嚴朱之席上。入班九棘。出專千里。據操撮之
雄官。參人倫之顯職。雖古之爵人不次。取士無名。未有臨景追風。奔驟之若此者也。蓋基薄牆高。途遙力
頽。傾軛必然。頹句可俟。竟以福過災生。人指鬼瞰。將均宥器。有驗傾危。是以不能早從曲影。遂乃取疑邪

徑故司隸懷思得應弦臂縣廚之獸如離繼之鳥將充庖鼎以餌鷹鷂雖事異鑽皮文非刺骨猶復因茲舌杪成此筆端上可以投畀北方次可以論輸左校變爲丹楮充彼春薪幸聖主留善貸之德紆好生之施解網祝禽下車泣罪懲茲婁誦憐其殼棘加肉朽齒布葉枯株輟薪止火不得銷爛所謂還魂斗極追氣泰山正復除名爲民幅巾家巷此五十年之後人君之賜焉木石感陰陽犬馬識厚薄員首方足孰不戴天而竊自有悲者蓋士無賢不肯入朝見嫉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家貧無苞苴可以事朋類惡其鄉原恥彼戚施何以從人何以徇物外無奔走之友內乏強近之親是以構市之徒隨相媒孽及一朝涓棄以快怨者之心吁可悲矣蓋先貴後賤古富今貧季倫所以發此哀音雍門所以和其悲曲又迫以嚴秋殺氣具物多悲長夜展轉百憂俱至況復霜銷草色風搖樹影寒蟲夕叫合輕重而同悲秋葉晚傷雜黃紫而俱墜蜘蛛絡幕熠燿爭飛故無車轍馬聲何聞鳴雞吠犬俛眉事妻子舉手謝賓遊方與飛走爲鄰永用蓬蒿自沒愾其長息忽不覺生之爲重素無一塵之田而有數口之累豈曰飽而不食方當長爲傅保糊口寄身渣死溝渠以食螻蟻悲夫豈復得與二三士友抱接膝之歡履足差肩攜綺縠之清文談希微之道德唯吳鴻之遇夏馥范曩之值孔嵩整其留賃憐此行乞耳儻不以垢累時存寸札則雖先犬馬猶松喬焉去矣何生高樹芳烈裁書代面筆俱淚下開闕處尙見疏宕

陸韓卿與沈約書

似不完具頗有
遺致亦近理體

齊梁每有清辨之文而多累於庸冗錄此可識其凡

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

中來。沈尙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觀。或關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關此處。而云此秘未觀。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尙書云。匪由思至。斯可謂揣情。謬於元黃。適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尙書云。或關與理合。則美詠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卽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旣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爲關。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爲遺恨邪。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岨語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興元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宜。苟此秘未觀。茲論爲何所指邪。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強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爲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爲關。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鶴。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修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醫醫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尋言會無先覺也。休文之論。本有可議。

徐孝穆與王僧辯書

○吐首高爽

徐陵出而大變六朝之體勢比于尚家之沈宋

孝穆文驚彩奇藻搖筆波涌生氣遠出有不煩繩削而自合之意書記是其所長他未能稱也

昔者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至於搖山蕩海驅電乘雷殲厥凶渠無虧皇極若夏鍾夷羿周厄犬戎漢委珠囊秦亡寶鏡然則皆聞之矣未有騰龍圖以建國御鳳邸以承家二后欽明三靈交泰而天崩地坼妖寇橫行者也自古銅頭鐵額與暴皇年構杌窮奇流災中國王彌石勒吞噉關河綠林青犢之羣黑山白馬之衆校彼兵荒無聞前史八王故事曾未混淆九州春秋非去禍亂我皇受命中興光宅天下秦寧瑣瑣安敢執鞭建武栖栖何其扶轂抑又聞之陶唐既作天歸鳥喙之臣豐畢將興特挺鷹揚之佐明公量苞金鉉神表玉璜儼衰欽才平階佇德固以留連管樂惆悵風雲滯足維時投竿斯在去歲兇徒不聘言次巴邱鼓聲聞一柱之臺烽火照三休之殿公則懸麾羽扇猶對投壺戎羯咸奔鯨鯢俱翦樓船萬軸還繫昆明胡馬千羣皆輸長樂於是乎夏首西浮雲行電邁彭波東匯谷靜山空扼鵠尾而據王畿登牛頭而掃天闕漸臺僞帥仍傳首於帝京鄴塢元兇或剝腸於軍市青羌赤狄同畀豺狼胡服夷言咸爲京觀公園林盡拜忠貫長沙神主咸安勳踰高密重以秦宮既獲魯殿猶存闢綠草於應門開青櫺於武庫長安五陵之族鄴杜六遷之民襁負而歸都壘斯滿霽脂藏脯遊騎擊鐘故市新城飛臺華屋東莞舊宅人譁桑榆南頓荒田家分禾黍豈止鄉名穀熟邑號禾興而已哉若夫卦起龍文書因鳥跡劬勞王室大拯生民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雖十六才子明允篤誠八百諸侯專心同德中宗佐命俱畫丹青光武功臣皆懸星象棧道木閣田單之奉霸齊綰璽將兵周勃之扶強漢壤蟲之比黃

鵠。轍鮪之仰河宗。未足云也。孤子階緣多幸。叨筮皇華。鄉國同危。公私焦迫。邳彤之切。長亂心胸。徐庶之祈。終無開允。既而屏居空館。多歷歲時。豈犯幽祇。躬當勦滅。何圖豐咎。災極蒼旻。號慕煩冤。肝腸屠殞。酷痛奈何。無狀奈何。惟桑與梓。翻若天涯。杖柏栽松。悠然長絕。明明日月。號叫無聞。茫茫宇宙。容身何所。窮劇奈何。自忝膺嘉聘。仍屬亂離。上下年尊。偏嬰此際。昔人迎門請盜。恆懷廢寢之憂。當輓輿親。猶有危途之懼。況乎逆寇崩騰。京師播越。典居勳正。長隔山河。溫清體醴。誰經心眼。程糜不繼。原粟何資。瞻望風雲。朝夕嗚咽。固乃遊魂已謝。非復全生。餘息空留。非爲全死。同冰魚之不絕。似蟄燕之猶蘇。良可哀也。良可哀也。自東都紹漢。南亳興殷。備好徵兵。彌留星瑄。韓宣范武。方駕連鑣。蘇秦張儀。朱輪華轂。而孤子三危。是擯四罪。同科。聽別馬而長號。仗歸旂而永慟。王稽反命。既無託乘之恩。椒舉相逢。誰爲班荆之位。昔人遠齊處魯。時降徵求。亡晉奔秦。猶蒙招請。問管寧於遼左。追王朗於浙東。並物譽時賢。卿門公族。懸須應務。深挾情祈。斯豈庸賤之儔耶。非餘生之敢望也。但預在輪軒。誠爲過悞。珪璋特達。通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差有黃門啓封。非無青紙詔書。郡將州帥。郊迎負弩。鄉亭里候。飾館陳兵。豈是復介而奔齊。寧當竊妻而逃晉。已焉哉。羌難得而言也。漢之谷吉。捐軀者幾人。楚之申胥。埋魂者何極。孤子何所歎焉。但頓伏苦廬。徒延光晷。夫以喞噍鸞雀。踰謁鳴號。含識懷情。未有其痛。且夫曾耕雨雪。猶尙悲歌。蘇使幽囚。無馳哽咽。公履忠宏孝。冠冕縉紳。化感煙雲。量標海嶽。行糜仲月。王政無塞。分穀高年。仁風斯遠。因以衣纓仰訓。黎庶投懷。今日憔悴。彌布洪澤。雖復孤骸不返。方爲漠北之塵。營魄知歸。終結江南之草。

徐孝穆在北齊與楊僕射書

○注

○注自我而聞文章氣力至此正不必以皮相論矣

夫一言所感。疑暉照於魯陽。一志冥通。飛泉涌於疏勒。况復元首康哉。股肱良哉。鄰國相聞。風教相期者也。天道窮剝。鍾亂本朝。情計馳惶。公私哽懼。而骸骨之請。徒淹歲寒。顛沛之祈。空盈卷軸。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執事不聞之乎。昔分鼈命屬之世。觀河拜洛之年。則有日烏流災。風禽騁暴。天傾西北。地缺東南。盛早坼山川。長波含五嶽。我大梁應金圖。而有亢纂玉鏡。而猶屯。何則。聖人不能爲時。斯因窮通之恆理也。至如荊州刺史湘東王。機神之本。無寄名言。陶鑄之餘。猶爲堯舜。雖復六代之舞。陳於總章。九州之歌。登於司樂。虞夔拊石。晉曠調鐘。未足頌此英聲。無以宣其盛德者也。若使郊禋楚翼。寧非祀夏之君。勘定艱難。便是匡周之霸。豈徒函王。徙雍。期月爲都。姚帝遷河。周年成邑。方今越裳藐藐。馴雉北飛。肅睿茫茫。風牛南偃。吾君之子。含識知歸。而答旨云。何所投身。斯其未喻一也。又晉熙等郡。皆入貴朝。去我潯陽。經塗何幾。至於鑿鑿曉漏。的的宵烽。隔激浦而相聞。臨高臺而可望。泉流寶盃。遙憶溢城。峯號香鑪。依然廬嶽。日者鄱陽嗣王。治兵匯派。屯戍淪波。朝夕綾書。春秋方物。吾無從以臨歷。彼何路而齊鑪。豈其然乎。斯不然矣。又近者邵陵王通。和此國。郢中上客。雲聚魏都。鄴下名卿。風馳江浦。豈盧龍之徑。於彼新開。銅鑿之街。於我長閉。何彼途甚易。非勞於五丁。我路爲難。如登於九折。地不私載。何其爽賦。而答旨云。還路無從。斯所未喻二也。晉熙廬江。義陽安陸。皆云款附。非復危邦。計彼中途。便當靜晏。自斯以北。桴鼓不鳴。自此以南。封疆未壹。如其境外。脫頰輕軀。幸非邊吏之羞。何在匹夫之命。又此賓遊。通無貨殖。忝非韓起。聘鄭私買。玉環。吳札過徐。躬要寶劍。由之宴錫。凡厥囊裝。行役淹留。皆已虛罄。散有限之微財。供無期之

久客斯可知矣。且據圖劊首。愚者不爲。運斧全身。庸流所鑒。何則。生輕一髮。自重千鈞。不以賈盜明矣。骨肉不任充鼎俎。皮毛不足入貨財。盜有道焉。吾無憂矣。又公家遣使。脫有資須。本朝非隆平之時。遊客豈皇華之勢。輕裝獨宿。非勞聚權之儀。微騎間行。寧望輜軒之禮。歸人將從。私具驢驘。綠道亭郵。唯希蔬粟。若曰留之無煩於執事。遣之有費於官司。或以顛沛爲言。或云資裝可懼。固非通論。皆是外篇。斯所未喻。三也。又若以吾徒應還侯景。侯景凶逆。殲我國家。天下含靈。人懷憤厲。既不獲投身社稷。衝難乘輿。四家磔蚩尤。千刀刺王莽。安所謂俛首頓膝。歸奉冠履。佩弭腰鞬。爲其皂隸。日者通和。方敦龔睦。凶人狙詐。遂駭狼心。頗疑宋萬之誅。彌懼荀萇之請。所以奔蹄勁角。專恣憑陵。凡我行人。徧膺讎憾。政復殫筋髓骨。抽舌探肝。於彼凶情。猶當未雪。海內之所知也。君侯之所具焉。又聞本朝王公。都人士女。風行雨散。東播西流。京邑邱墟。蒸蓬蕭瑟。偃師還望。咸爲草萊。灞陵回首。俱沾霜露。此又君之所知也。彼以何義。爭免寇讎。我以何親。爭歸委質。昔鉅平貴將。懸重於陸公。叔向名流。深知於嚴茂。吾雖不敏。常慕前修。不圖明庶有懷。翻其以此量物。昔魏氏將亡。羣凶挺爭。諸賢戮力。想得其明。爲葛榮之黨邪。爲邢杲之徒邪。如曰不然。斯所未喻。四也。假使吾徒還爲凶黨。侯景生於趙代。家自幽恆。居則台司。行爲連率。山川形勢。軍國彝章。不勞請箸爲籌。便當屈指能算。景以逋逃小醜。羊豕同羣。身寓江臯。家留河朔。春春井井。如鬼如神。其不然乎。抑又君之所知也。且夫宮闈祕事。並若雲霄。英俊訐謔。寧非帷幄。或陽驚以定策。或焚藁而奏書。朝廷之士。猶難參預。闕旅之人。何階耳目。至於禮樂沿革。刑政寬猛。則謳歌已遠。萬舞成風。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安在搖其牙齒。爲開謀者哉。若謂復命。則將奔車東游。雖齊梁有幕。射侯奚益。豈以河曲之

難浮而曰江關之可濟。河橋馬度。寧非宋典之姦。關路鷄鳴。皆曰田文之客。何其通蔽。乃爾相妨。斯所未喻五也。又兵交使在。雖著前經。儻同狗僕之尤。追肆寒山之怒。則凡諸元帥。並釋縲囚。爰及偏裨。同無剪馘。乃至鍾儀見赦。朋笑遵途。襄老蒙歸。虞歌引路。吾等張釁拭玉。修好尋盟。涉泗之與浮河。郊勞至於贈賄。公恩既被。賓敬無違。今者何憾。翻蒙貶責。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六也。若曰妖氛永久。喪亂悠然。哀我奔波。存其形魄。固已銘茲厚德。戴此洪恩。譬渤澥而俱深。方嵩華而猶重。但山梁飲啄。非有意於籠樊。江海飛浮。由無情於鐘鼓。況吾等營魂已謝。餘息空留。悲默爲生。何能支久。是則雖蒙養護。更天天年。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七也。若云逆豎殲夷。當聽反命。高軒繼路。飛蓋相隨。未解其言。何能善誥。夫屯亨治亂。豈有意於前期。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賓又杖鄉。計彼侯生。肩隨而已。豈銀臺之要。彼未從師。金竈之方。吾知其訣。政恐南陽菊水。竟不延齡。東海桑田。無由可望。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八也。足下清襟勝託。書囿文林。凡自洪荒。終乎幽厲。如吾今日。寧有其人。爰至春秋。微宜商略。夫宗姬殄墜。霸道昏凶。或執政之多門。或陪臣之涼德。故臧孫有禮。翻囚與國之賓。鄭伯無憾。空怒天王之使。遷箕卿於兩館。繫驥子於三年。斯匪貪亂之風邪。寧當今之高例也。至於雙嶠且帝。四海爭雄。或構趙而侵燕。或連韓而謀魏。身求盟於楚殿。躬奪璧於秦庭。輸寶鼎以託齊王。馳安車而誘梁客。其外膏脣販舌。分路揚鐘。無罪無辜。如兄如弟。逮乎中陽受命。天下同規。巡省諸華。無聞幽辱。及三方之霸也。孫甘言以媮媚。曹屈詐以虛糜。旆軫歲到於勾吳。冠蓋年馳於庸蜀。則客嘲殊險。賓戲已深。共盡遊談。誰云猜忤。若使搜求故實。脫有前蹤。恐是叔世之姦謀。而非爲邦之勝略也。抑又聞之。雲師火帝。澆淳乃異其風。龍躍

麟驚王霸。雖殊其道。莫不崇君親以銘物。敦敬養以治民。預有邦司。曾無隆替。吾奉遠溫清。仍屬亂離。寇虜猖狂。公私播越。蕭軒靡御。王舫誰持。瞻望鄉關。何心天地。自非生憑廩竹。源出空桑。行路含情。猶其相愍。常謂擇官而仕。非曰孝家。擇事而趨。非云忠國。况乎欽承有道。驂駕前王。郎吏明經。鷓鴣知禮。巡方省化。咸問高年。東序西膠。皆尊者蓋。吾以圭璋玉帛。通聘來朝。屬世道之屯期。鍾生民之否運。兼年累載。無申元直之期。銜泣吞聲。長對公閔之怒。情禮之訴。將同逆鱗。忠孝之言。皆應辭舌。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且天倫之愛。何得忘懷。妻子之情。誰能無累。夫以清河公主之貴。餘姚書佐之家。莫限高卑。皆被驅略。自東南醜虜。抄販饑民。臺署郎官。俱佞蕃壁。況吾生離死別。多歷寒暄。媼室嬰兒。何可言念。如得身還鄉土。躬自推求。猶冀提攜。俱免凶虐。夫四聰不達。華陽君所謂亂臣。百姓無冤。孫叔敖稱爲良相。足下高才重譽。參贊經綸。非豹非龍。聞詩聞禮。而中朝大議。曾未矜論。清禁嘉謀。安能相及。謬謬非周舍。容容類胡廣。何其無諍臣哉。歲月如流。平生何幾。晨看旅雁心。赴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揚越。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而迴腸。不自知其爲生。不自知其爲死也。足下素挺詞鋒。兼長理窟。匡丞相解頤之說。樂令君清耳之談。向所諮疑。誰能曉喻。若鄙言爲謬。來旨必通。分請灰釘。甘從斧鑕。何但規規默默。齟舌低頭而已哉。若一理存焉。猶希矜容。何必期令我等。必死齊都。足趙魏之黃塵。加幽并之片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洛孤墳。恆表思鄉之夢。千祈以屢。哽慟增深。情

徐孝穆爲貞陽侯重與王大尉書○

往復數書。此最文質相宜。當于事理。

淵明頓首頓首。席威卿等。還在此月十四日。告銜覽。未周良深。慨息昔長平建策。猶聞蝕鼻之徵。疎勒效忠。時致飛泉之感。豈在余涼德。書不盡言。遂使吾賢。猶迷所執。斯故銜哀掩淚。仍復披陳者也。孤以庸薄。寧有竊圖。侯服于周。常懼盈滿。豈望身居黃屋。手御絲綸。揖讓而對三靈。端委而朝百辟。詢諸圉牧。莫不皆知。援誓神明。固自無爽。但大齊仁信之道。關于至誠。睦隣之懷。由于孝德。遂蒙殊獎。歸嗣本朝。拜首陳辭。敦誘彌廣。旣而仇讎未殄。方憑大國之威。宗祏隳危。尤仰親仁之德。僊免恩寄。號視惟深。而勅諭分明。信誓殊重。乃云邦家有父。社稷無虞。凡廣陵。歷陽。皆許見還。白水。黃河。屢奉然諾。至于夏藩。衝要。控遏上流。且命彊兵。爲我臨據。若其自有精甲。能捍醜徒。並用還梁。皆如前旨。以孤類經。悉竊屢守。淮肥。門生故吏。遍于江右。凡諸部曲。並使招攜。投赴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雪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仗。文物以紀之。聲名以發之。斯實不世之隆恩。寧曰循常之恆禮。明公固天所授。宏濟本朝。曲阜同功。營邱等烈。若夫伊尹。庖廚賤宰。霍光。階闥小臣。諸葛亮。無應變之才。管夷吾。非王者之相。論其世業。較彼勤勞。書契以來。罕有明德。且程嬰之義。自古爲難。荀息之忠。良以喜慰。但聞先朝。乘玉鏡之符。御金輪之寶。菩薩之化。行于十方。仁壽之功。沾于萬國。兇人侯景。遂殄邦家。何況于今。亦有吳會。江東如掌。差非虛言。淮陽在面。方此非局。不稼不穡。多歷歲時。大東小東。全無機杼。關中醜虜。寧非冒頓之鋒。齊國強兵。便是軒轅之陣。西南當扼喉之勢。東北承撫背之機。首尾交侵。華夷俱聘。而沖人數歲。復子方賒。德未感于黎蒸。威不加于將帥。斯等怏怏。非少主臣。安有碌碌。因人成事。公之才具。雖復明允。勢何如於天監。時何若于大同。棄與國之隆恩。當滔天之猛寇。匡救之德。翻未有從。忠許之謀。誰其相曉。臥薪待火。方此弗危。繫

草從風。儻之非切。若能思其上策。審此英圖。見引幹獵之車。還向長安之邸。一則二則。惟在大賢。外相內相。終當相屈。正當攜諸舊隸。率我賓游。朝服簪纓。直拜園寢。梁人望里。俱登赤馬之舟。齊師臨江。仍轉蒼鷹之旆。分袖南浦。揚鞭北風。民不疲勞。軍無怨讟。如其執事。尙乘前言。將恐戎麾。便濟江表。何則。西浮夏首。已據咽喉。東進彭波。次指心腹。廣陵京口。烽煙相望。魯柝聞邾。方之尙遠。胡桑對薊。匹此爲遙。水陸爭前。龍虎交至。則揚都蕩定。功自齊師。江左臣民。無關梁國。豈不追慚。後主崇寄之恩。還負齊朝親隣之意。東門黃犬。固以長悲。南陽白衣。何可復得。立茲幼弱。非曰大勳。滅我宗祊。何所逃竄。今復遣前吉州刺史馬嵩仁。至彼。更具往還。想不遠而復。無貽祇悔也。英謨有在。方興祀夏之功。明監如違。便等過殷之歎。存亡社稷。一在于公。臨紙崩號。不復多及。蕭淵明頓首頓首。

陳霸先答貞陽侯書 ○ ○ 遺峻 風曲淵 遙如中耶八分

頗有詞嚴義正之致。勝于僧辨答書。

某頓首頓首。使人孔文端至。奉此月四日。誨兼翰。累牘俯加。循覽以悲。以慰先皇聖德在躬。體道康哲。允恭克讓。就日望雲。元雀銜書。皇天眷命。光宅區宇。司牧黎元。澤與風行。恩隨雨散。胡南暨教。要荒貢篚。而運鍾百六。時屬陵夷。賊臣侯景。內爨中國。掘剪公室。鞭撻萬縣。三光掩曜。四海分崩。嗣后大孝發衷。志清國。登載齊車。以誓衆。墨衰裳而鞠旅。遙授兵路。沿流電邁。不重朝而戮封豕。纒信宿而剪奔鯨。雖天未絕。梁伊帝之力。方欲克復梁雍。吞滅嶠函。卽都渚宮。將議進取。而穹昊不惠。頻降愆凶。秦氏虎狼。肆其虐暴。

棘之牛自保由其無用。以余鄙陋未友龔生。惟歎吾賢不同。遽瓊耳。若推溝拯溺。每切皇衷。逸翮飄鱗。見優機檻。所以降咫尺之書。馳輜軒之使。心期與國。必遂還途。寧謂親鄰。更成難請。言尋雅告。所及縲囚。便訪鴻臚。幸無淹使。聞諸司寇。或有邊俘。前歲中流。是維同惡。燕禽望闕。冀馬臨江。裁頓雲羅。自投天網。京觀之塚。宜彰武功。周醜之門。方申明罰。而聖朝好生。惡殺收雷。寢電兵車。所獲雖同。長萬之來。恩澤從容。無異苟益之禮。方之於弟。況擬非倫。伊昔梁朝。共奉嘉聘。張茲大帛。處彼高閔。庭奏歌鐘。座延僑盼。賓客之餞。方於阡階。田獵之禽。同於君膳。正以鄉關阻亂。致爾拘留。家國隆平。義應旋反。況復韓宣。屢至宰孔。類還翻爾。遲迴豈云鄰睦。弟遂鍾儀之操。對此皇華。高厚之詩。一何非類。關徐廉樂之況。三戰七擒之言。此日借子之矛。攻子之室。彼之使客。猶尚不還。此於齊都。臺門貴戚。周行匪例。事義相懸。豈與大弟同年而語。吾本自凡流。以復衰老。稍近東岱。不吝擊壤之年。惟欣堯俗。若耶之復。長保安臥。時思之不棄。忝亞宗卿。非得侵官。天辰但當令芄芄。在詠濟濟。盈朝才冠。胤雲智同。苟郭文辭。富於江海。高論薄於雲霄。趨走丹墀之門。侍奉清規之內。弟來款言。至欲附所聞。聯類非宜。更其多惑。若使良有。猶希贈鯉之書。郵驛方通。復行飛鶴之信。執筆潸然。不知何向。後半多

尹義尚與徐僕射書○

殊有勁逸之氣。足使答書。退會亦一時名篇。

義尚白。漳濱江浹。眇若天涯。去鴈歸鴻。雲飛難寄。瞻言鄉國。泣珠淚而盈懷。寢寐德音。仰烟霞而疾首。既而暑往寒來。愁雲滿塞。河冰自結。非由漢后之軍。草霧恆嚴。寧假公超之術。霜飄虎踞。距知朔野之寒。雪覆龍岑。徒憶清江之煖。眷言疇昔。邈矣遐哉。係仰清顏。願常豐勝。雍容廊廟。時宜匡泰之風。偃息康莊。無

百六之年。仍離再三之酷。吉凶禮數。縣歷歲時。嘗膽茹辛。備同艱險。每驚穹蒼有感。大國矜憫。以禮言歸。馭驛俱反。何期蠶毛湮淪。墜灑漳濱之水。逸翻摩霄。輕託蓬萊之頂。信知有幸無幸。見生死之殊倫。才與不才。驗沈浮之異趣。昔秦歸趙璧。還得連城。晉失楚材。直亡其實。自國祚中絕。行李不通。等避世於桃源。同留寓於仙嶺。每占牛候馬。想金陵之聖人。今觀皇華。知有熊之建國。竇堯仕舜。猶是八才。緯武經文。方儔四貴。幸甚幸甚。昔楊朱岐路。悲始末之長離。蘇李河梁。歎平生之永別。雖復音塵可嗣。終隔風雲。夢想時通。無因覲止。依仰望楚。寸陰有待。百年將半。輕生若是。命也如何。今車書同軌。行李相繼。猥荷文移。通賜論及。輜軒。旣以復命。義尙未被。哀矜竊以晉楚釋囚。共成親好。今乃拘彼來此。不亦難乎。夫以匹夫投分。猶須坦蕩。況兩國二君。那宜細計。彼若才如廉樂。猶恐不習禁兵。苟非其人。留之何益。然三戰三敗。卒成強霸之功。七縱七擒。終仗天威之力。由此言之。彼此如一耳。徐元直西蜀之謀士。關雲長劉氏之驍將。須歸卽遣。知叛弗追。今之與古。何其異趣。且二國叶和。長江共有。如首如尾。可以同規。或貳或猜。豈名唇齒。是以隔河分敵。君子知其不終。衷甲尋盟。春秋貶其行詐。伏承聖上欽明。英賢佐輔。方知解網之氣。用表無偏之化。若彼之俘虜。猶且蒙歸。此之南寇。何辭不遣。如其苟相猜貳。信不由衷。雖篤親隣。義尙何罪。不任辛酸之念。輕陳萬一之情。伏願仁人少存疇昔承閑之便。希復開言。昔張子餘年。誠稱吳王之賜。微躬邁影。實仰含宏之澤。載筆連瀆。罔知所運。

朱瑒與徐陵請王琳首書

○○ 禮儀俱足不待繁詞

竊以朝市遷貿。時傳骨鯁之風。歷運推移。間表忠貞之迹。故典午將滅。徐廣為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用能播美。前書垂名。後世。梁故建寧公琳。洛濱餘胄。沂州舊族。立功代邸。効績中朝。當離亂之辰。總藩伯之任。爾乃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實追蹤於往彥。信踵武於前修。而天厭梁德。尚思匡救。雖繼包胥之念。終遺萇宏之咎。泊王業光啓。鼎祚有歸。於是遠跡山東。寄命河北。雖經旅臣之歎。猶懷客卿之禮。感茲知己。志在捐軀。至使身沒九原。頭行萬里。誠復馬革裹尸。遂其平生之志。原野暴體。全彼人臣之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封樹靡立。良可愴焉。瑒早蓬末僚。預參下席。荷公之吐握。感君之知遇。是用沾巾拭袂。痛可識之。顏迴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瑒雖芻賤。竊亦有心。琳往莅壽陽。頗存遺愛。曾遊江左。非無舊德。比肩東閣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元彼境。還塋窀穸。庶孤墳既築。或飛銜土之燕。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民。近故舊王維等。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遠所陳。昔廉公告逝。卽肥川而建塋域。孫叔云亡。仍芍陂而植楸檟。由此言之。抑有前例。不使壽春城下。惟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士。昧死陳祈。伏待刑憲。

#818.21/4033

駢俸文鈔 (二)

万二五三六

196



國家圖書館



004759292

